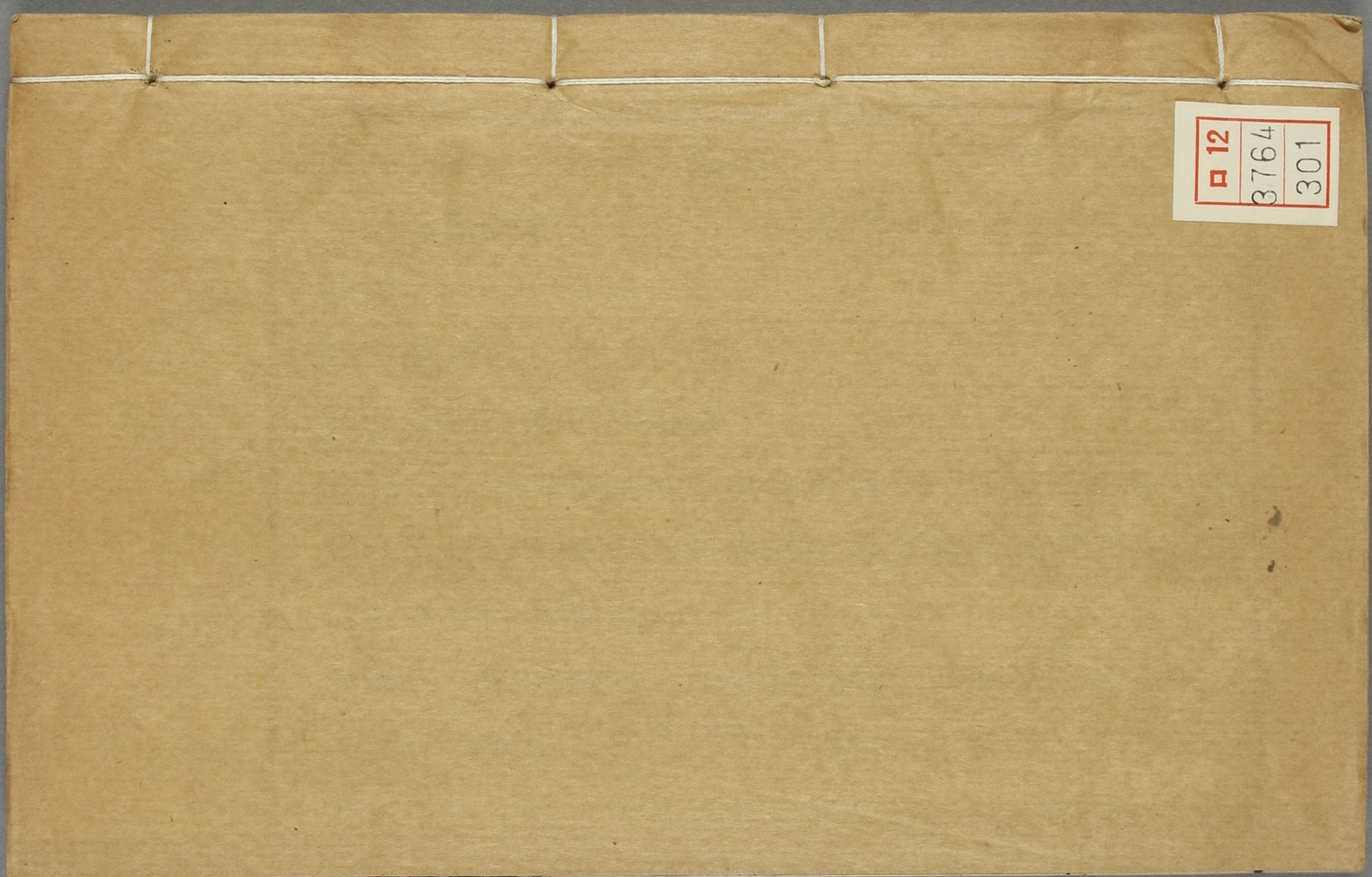

□ 12
3764
301

周易舊疏考正　義徵劉毓崧伯山著

乾卦

夕惕若厲无咎

王注至於夕惕猶若厲也

正義曰夕惕者謂終竟此日後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若厲者若如也厲危也言尋常憂懼恆如傾危乃得无咎謂既能如此戒愼則无罪咎

正義曰夕惕猶若厲也者言雖至於夕恆懷惕懼猶如未夕之前常若厲也（毛本常誤當今從宋本）案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

91-334

爲語辭但諸儒竝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无厲也理恐未盡今且依如解之

毓崧案王注云猶若厲也蓋訓若爲如故前疏以若厲爲如似有厲後疏自正義曰至常若厲也亦以若爲如與前疏同自案字以下另爲一解不以若爲如而以若爲語辭與前疏異前疏專申王注不立異說後疏先申王注後抒己見以語意考之必非一人之筆若謂前疏爲唐人之說則不當復引他說於後以自駁其說是前疏非唐人語也若謂後疏爲唐人之說則唐人作疏例不破注駁注者皆是舊疏正義序云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而此疏與王注不合則亦非唐人語也蓋前疏後疏俱爲舊疏而說各不同唐人削其姓名而竝載之故前後抵牾耳

保合太和乃利貞

正義曰此二句釋利貞也純陽剛暴若无和順則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會大和毛本和誤利今從宋本之道乃能利貞於萬物言萬物得利而貞正也

毓崧案此莊氏說非唐人語也前疏云此彖釋乾與元亨利貞之德但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既云分解四德依用莊氏則解元亨者固莊氏之說解利貞者亦莊氏之說矣前疏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釋乾與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者此二句釋亨之德也此疏云此二句釋利貞也前疏

解元亨此疏解利貞文義相同必出一手故知此疏與前疏皆莊氏之說唐人加正義曰三字於此疏之首遂若前疏爲莊氏之說此疏爲唐人之說於是莊氏四德之解止有元亨而無利貞矣唐人刪削舊疏不顧前後文往往如此下文云首出庶物萬國咸甯正義云此二句論聖人上法乾德生養萬物與此疏及前疏文義相同疑亦莊氏之說也

坤卦

故稱血焉

王注猶與陽戰而相傷故稱血

正義曰言上六雖陰盛似陽然猶未能離其陰監本陰作陽誤類故爲陽所傷而見血宋本血作滅也

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

正義曰釋其血元黃之意莊氏云上六之爻兼有天地雜氣所以上六被傷其血元黃也天色元地色黃故血有天地之色今輔嗣注云猶與陽戰而相傷是言陰陽俱傷也恐莊氏之言非王之本意今所不取也

毓棻案前疏云上六爲陽所傷後疏引莊氏說云上六被傷二說正相符合後疏既爲莊氏之說則前疏亦莊氏之說也後疏引王注以駁莊說是以爲陰陽俱傷不以爲上六獨傷矣而前疏云爲陽所傷則與後疏相背必非唐人之語蓋唐人於前疏削去莊氏姓字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攘爲己說而不顧其前後矛楯也

屯卦

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正義曰乘馬班如者子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言二欲乘馬往適於五正道未通故班旋而不進也匪寇婚媾者寇謂初也言二非有初九與己作寇害則得共毛本共作其今從宋本五爲婚媾矣馬季長云重婚曰媾鄭元云媾猶會也

毓崧案隋書經籍志云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孔沖遠預修隋書在貞觀十年其時馬融易注已亡後二年而作正義安得見而引之故知此疏所引非唐人筆也至於他疏所引董遇易注向秀易注顧懽易注莊氏易疏薛虞記王度記隋志或云已亡或不著錄疑亦非唐人所引

蓋皆六朝舊疏也咸卦咸其脢咸其輔頰舌憧憧往來連損卦十朋之龜弗克違金柅以杞包瓜漸卦鴻漸于磐漸于陸五十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引馬融易注十三章大衍之數引二條共十三條夬卦莧陸夬夬姤卦臀無膚引董遇易注二條益卦風雷益引何晏易注一條益卦利有攸往引向秀易注一條乾卦初九潛龍勿用彖曰大哉乾元文言曰懽易注一條乾元者善之長也知至至之本乎天者親上與天地合其德如元者善之長也黃者天地之雜也師進而不知退坤卦先迷後得主利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師卦長子帥師大有卦應乎天而時行豫卦利建侯行師復卦七日來復恆卦恆亨无咎利貞大壯卦喪羊于易損卦无咎可貞姤卦剛遇中正繫詞上易有四象繫詞下分九章引莊氏易疏十九條姤卦以杞包瓜引薛虞記一條震卦不喪匕鬯引王度記一條

大畜卦

六五豶豕之牙吉

王注豕牙橫猾剛暴釋文暴作突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

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獵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豈唯能固其位乃將有慶也

正義曰獵豕之牙者豕牙謂九二也二既剛陽似豕牙之橫猾九二欲進此六五處得尊位能獵損其牙故云獵豕之牙柔能制剛禁暴抑盛所以吉也非惟獨吉乃終久有慶故象云六五之吉有慶也

正義曰能獵其牙者觀注意則獵是禁制損去之名褚氏云獵除也除其牙也然獵之爲除爾雅无訓案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此獵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雖豕傍土邊之異其義亦通獵其牙謂止其牙也

毓崧案前疏訓獵爲損以爲損其牙後疏自褚氏云至除其牙也訓獵爲除以爲除其牙即損其牙也與前疏之說同自然獵之爲除以下片爲一說訓獵爲防以爲防止其牙與前疏之說異前疏之說專訓損故云獵損其牙後疏之意謂獵可訓防亦可訓除故云獵是禁制損去之名然以獵字訓防有據而訓除無據故既引褚氏之說而復引爾雅以駁之以語意考之前疏後疏必非一人之筆若前疏爲唐人之說則後疏不應訓獵爲防以自駁其說若後疏爲唐人之說則前疏不應訓獵爲損以自歧其說益前疏後疏皆六朝舊疏而說各不同唐人削其姓氏而並載之遂若一人之說而不知前後之相背也

大過卦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王注體屬上體以陽處陰能拯其弱不爲下所橈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弘故有它吝也

正義曰棟隆吉者體居上體以陽處陰能拯救其弱不爲下所橈故得棟隆起而獲吉也有它吝者以有應在初心不弘闊故有它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正義曰釋棟隆之吉以其能拯於難不被橈乎在下故得棟隆吉九四應初行又謙順能拯於難然唯只拯初初謂下也下得其拯猶若所居屋棟隆起下必不橈弱宋本弱作若何得云宋本云作之誤不被橈乎在下但經文云棟橈象釋棟橈者本末弱

也以屋棟橈弱而偏則屋下榱柱亦先弱柱盧氏文弨云柱當作棟本棟宋本棟作榱盧氏文弨從之爲末觀此象辭是足見其義故子產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以屋棟橈折則榱柱亦同崩此則義也毓崧案王注云不爲下所橈前疏亦云不爲下所橈與王注同後疏自正義曰至故得棟隆吉亦以爲不被橈乎在下與前疏同自九四應初以下另是一說不以爲不爲下所橈而以爲下必不橈弱且駁前說云何得云不被橈乎在下既與王注不合亦與前疏不符蓋前疏及後疏之前數語一人之說也後疏之後數行又一人之說也若唐人主前說則必不存前說以自歧蓋前引後說以自駁若唐人主後說則必不存前說以自歧蓋前疏之說與後疏之說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咸卦

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義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以上三十卦爲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爲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繫鼎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恆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爲不可天地各卦夫婦共卦者周氏云尊天地之道略于人事猶如三才天地爲二人止爲一也此必不然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若二氣不交則不成於相感自然天地各一夫婦共卦此不言可悉豈宜妄爲異端咸亨利貞取女吉者咸感也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也

毓崧案此疏先申韓氏之說而後駁之非唐人語也唐人之作正義專主一家不敢稍有異同其駁本注而從先儒者皆六朝舊疏也此疏自案上經之內至理則然矣申韓氏而駁

先儒自但孔子序卦至何爲不可申先儒而駁韓氏其意以
先儒爲是韓氏爲非故先申而後駁也正義序云唯魏世王
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又云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若此處
有王氏之注而韓氏繫辭注與王說不合自必駁韓而從王
今王氏既未注此節又未注繫辭唐人作繫辭疏亦以韓注
爲本蓋以爲王注之外注易者莫如韓氏矣若此疏出自唐
人之手豈肯駁其說而從先儒之說乎序卦疏云於咸卦之
同出一手亦非唐人之筆初已論之矣與此疏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王注輔頰舌者所以爲語之具也咸其輔頰舌則滕口說也
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可滕口薄可知也

正義曰滕口說也者舊說字作滕徒登反宋本錢本徒登反三字皆係小字
滕競與也所競者口无復心實故云滕口說也鄭元又作滕
滕送也咸道極薄徒送口舌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
間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同其旨也

毓崧案正義序云盡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
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治乃
誅故後之三日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
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
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
奉勅刪定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是鄭氏之說稍異於王
注者皆正義所不取也此疏所引之舊說其字作滕與王注

同所引之鄭說其字作朘與王注不同鄭氏之注盡卦文字與王氏同不過訓詁異耳此卦則不惟訓詁異而文字亦異訓詁異者猶且駁之文字異者豈肯置之此疏果爲唐人之筆則必申舊說而駁鄭說今乃云王注義得兩通未知誰得其旨此必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困卦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王注石之爲物堅而不納者也謂四也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四自納初不受己者二非所據剛非所乘上比困石下據蒺藜无應而入焉得配偶宋本偶作耦在困處斯凶其宜也

正義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者石之爲物堅剛而不可入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踐也六三以陰居陽志懷剛武己又无應欲上附於四四自納於初不受己者也故曰困于石也下欲比二二又剛陽非己所據故曰據于蒺藜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无應而入難得配偶宋本偶作耦譬於入宮不見其妻處困以斯凶其宜也故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也

毓崧案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注云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彼疏云非所困而困者謂六三是坎爲水水之險者爲石遇石當須辟之非合所困而乃困之故名必辱也非所據而據謂六三在坎之上澤之下於蒺藜之間應當碎

之非合所據而乃據之故身必危也劉炫云困卦六三上承
九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不入自取其困不應爲此
困而爲之名必辱也六三失位而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
身之道不應據而據之身必危也彼疏以石爲六三蒺藜亦
爲六三此疏以石爲九四蒺藜爲九二說迥不相同易疏
及春秋疏俱唐人所刪定而其說互異者二疏皆六朝舊疏
非唐人語也劉炫之說與春秋疏異與易疏同春秋疏果出
唐人之手必不引劉說於後以自駁己說則春秋疏非唐人
語也易疏果出唐人之手春秋疏必不襲舊疏以自歧己說
則易疏亦非唐人語也繫詞疏云困之六三履非其地欲上
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己所乘是下凌於
九二之蒺藜也與此疏正同益亦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繫辭上

辨吉凶者存乎辭

韓注辭爻辭也卽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
以明吉凶故大小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見乎爻至於悔吝
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事有小大故
下歷言五者之差也

正義曰云悔吝无咎其例一也者謂悔吝无咎體例與吉凶
一也皆是存乎辭云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者謂皆生於
爻也言乎變者謂皆從爻變而來云事有小大者大則爲吉
凶小則爲悔吝无咎也云故下歷言五者之差者謂於吉凶
下歷次言五者之差別數五者謂吉一凶二悔三吝四无咎

五然諸儒以爲五者皆數列貴賤者存乎位是其一也齊小大者存乎卦是其二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是其三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是其四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是其五也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今並存焉任後賢所釋 釋當作擇

毓崧案唐人之作正義皆回護本注而擯斥他說本注雖與經文不合必曲爲解釋以申之他說雖與經文相符必橫加駁難以抑之周易正義以王注爲主故其序云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是諸儒之說稍異於王注者皆正義所不取也韓氏注大衍之數引王弼之說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證成其義蓋王氏無繫辭注故繫辭疏以韓注爲主唐人之尊信韓氏與尊信王氏無以異也若此疏爲唐人之筆則必力駁諸儒以從韓氏今乃云於經數之爲便但於注理則乖其意頗以韓氏爲不然而以諸儒爲然蓋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韓注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

正義曰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九焉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

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
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
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
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但五十之
數義有多家各有其說未知孰是今案王弼云演天地之數
所賴者五十據王弼此說其意皆與諸儒不同萬物之策凡
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
也一謂自然所須策者唯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
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故不數之
虞翻同王弼此說故顧懽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

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只如此意則別无
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也今依用之

毓崧案此疏自正義曰以下歷引京房馬季長荀爽鄭康成
姚信之說而云未知孰是亦不申釋王韓之說此不以王韓
爲主者也自今案王弼云以下申釋王韓之說以爲與諸儒
不同又引顧懽注以證王韓之說此專以王韓爲主者也若
出自一人之手不應既云未知孰是而又依用王韓之說蓋
不主王韓者一人之說專主王韓者又一人之說也馬季長
易注及董遇易注隋志云已亡顧懽易注隋志不著錄唐人
著正義者皆不及見其書此疏前半引馬季長注及董遇注
後半引顧懽注者蓋前半不主王韓固非唐人之語後半專

主王韓亦非唐人之語皆六朝之舊疏也

繫辭下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注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

正義曰蓋取諸離者離麗也麗謂附著也言罔罟之用必審知鳥獸魚鼈所附著之處故稱離卦之名爲罔罟也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今韓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韓注取其豫備

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豫毛本豫作象今從宋本文取備豫之

卦象正義引上繫之文以證制器者取象不取名且云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矣其意蓋以諸儒爲是韓氏爲非跡末云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也亦不滿於韓氏之詞此必六朝之舊疏非唐人語也唐人之作正義惟知阿附本注即使諸儒引上繫爲證以駁韓氏猶將曲爲解釋申韓氏以難諸儒豈肯爲諸儒援據以駁本注之說耶上繫疏與此疏相同亦非唐人筆也

蓋取諸豫

韓注取其豫備

正義曰此九事之第四也豫者取其豫有防備韓氏以此九事皆以卦名而爲義者特以此豫毛本豫作象今從宋本文取備豫之

義其事相合故其餘八事皆以卦名解義量爲此也

毓崧案此疏之意以爲惟重門擊柝一事取備豫之義於卦名之說較合韓氏因此遂謂其餘八事亦取義於卦名則出自揣量之詞未見其合其意頗不滿於韓氏蓋與前疏同出一手亦六朝之舊疏非唐人語也

蓋取諸夬

韓注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

正義曰此明九事之終也夬者決也造立書契所以決斷萬事故取諸夬也結繩者鄭康成注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毓崧案此疏但解夬爲書契不言書契作自何人上文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彼疏云自此已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九事之第一也所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據此則九事之制皆在黃帝以後不在黃帝以前結繩易爲書契亦在九事之中此疏雖未明言當亦同於前疏蓋前疏已詳言之故此疏不復言也僞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興焉彼疏申明爲孔以書爲契始於伏羲在黃帝以前與此疏不合必非一人之筆若韓氏以爲書契作於黃帝以後則易疏書疏各從其家尚爲有說今韓氏既未明言本可自申己見何由不顧彼疏而歧

異若此足知前疏及此疏俱非唐人筆矣上文蓋取諸大過
黃帝下稱堯舜與前疏及正義云九事上從
此疏同亦非唐人之筆

是故其辭危

韓注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正義曰易之興也至易之道也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
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
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后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
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
康伯之注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毛本似作以誤
似字同周釋為得也案下覆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
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

毓崧案此疏自始至終共有四說自正義曰至避其患難也
以其辭危為憂危此第一說也自周氏云至故其辭微危而
不正也以其辭危為微危此第二說也自今案康伯之注云
至則似周釋為得也以微危之說為是憂危之說為非此第
三說也自案下覆云至所以兩存其釋也以為憂危之說亦
有據當與微危之說並存此第四說也四說意各不同蓋皆
六朝舊疏唐人惟存周氏之說其餘三說皆削去其姓氏遂
若唐人自駁己說以從周氏又若唐人自申其說謂當與周
說並存前後自相齟齬甚矣其謬也

說卦傳

周易說卦第九

正義曰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之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以王毛本以作之今從宋本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

毓嵩案孔氏正義序論十翼云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分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以此疏與彼論相較判然不同論以上下彖上下象爲四翼疏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翼其不同一也論以上繫爲第五翼下繫爲第六翼疏以上繫爲第七翼下繫爲第八翼其不同二也論以文言爲第七翼疏引先儒之說以文言爲第九翼又以爲十翼不數文言其不同三也論以說卦爲第八翼疏引先儒之說以說卦爲第十翼又以爲十翼之中說卦第九其不同四也論以序卦爲第九翼雜卦爲第十翼此疏之述十翼不數序卦雜卦序卦疏以序卦爲第十雜卦疏以雜卦爲第十一其不同五也若王氏韓氏之數十翼與鄭學之徒不同則正義勉從其說以致前後不符尙爲有因今王氏韓氏俱未言及十翼孔氏之論十翼本以自申已說則作疏當以已說爲主何由不顧前論而歧異若此足知此疏非沖遠筆矣繫辭上云周易繫辭下第七繫辭下云周易繫辭下第八序卦云周易序卦第十雜卦云

周易雜卦第十一諸處標題與此疏合諸疏亦
不引申十翼之論蓋皆六朝舊疏非沖遠筆也

善化劉鈜
長沙王先慎校

南菁書院

儀徵劉毓崧伯山著

尚書舊疏考正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

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通亦爲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爲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爲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羲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明言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

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元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
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
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爲九事
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
聖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
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
賢其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
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
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
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
伏羲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當作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
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
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古者
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
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
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羲前也其蒼頡則說者
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元皆云
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閒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
包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宋本蜚作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疏仡宋本疏仡作流訖非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遂人而下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愼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仡之紀似自黃帝爲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遂人在伏犧前表計眞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元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

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當作云亭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

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元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火卦乎

毓崧案此疏自始至終共有三說皆非唐人語也自正義曰至與結爲政之繩異也謂書契始於伏羲三皇已有文字此第一說也自尚書緯及孝經讖至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謂書契始於五帝三皇無文字此第二說也自藝文志曰至而怪有夬卦乎謂三皇之前已有書契伏羲始用以教世此第三說也第一說從傳第二說駁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二說駁傳第三說申傳非一人之筆也第一說與第三說雖皆以傳爲是然第一說謂伏羲時始有文字第三說謂伏羲之前已有文字究屬不同亦非一人之筆也唐人削去第一說爲唐人釋傳之詞削去第二說之姓名而加若然二字於上削去第三說之姓名而加如此不同者五字於上遂若第二說與第三說爲唐人自難自解之詞其用心誠巧然前後矛楯之迹究不能掩也蓋第一說謂傳據繫辭而第二說云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第一說謂後世聖人卽伏羲而第二說云後世聖

人卽黃帝堯舜何得爲伏羲哉皆是駁詰之詞第二說謂後世聖人卽黃帝堯舜而第三說云不指黃帝堯舜第二說引尙書緯及孝經讖而第三說云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亦是駁詰之詞自難自解者語氣豈應若是唐人攘竊之術不幾於欲蓋彌彰乎況繫辭云蓋取諸乾坤彼疏云自此以下凡有九事皆黃帝堯舜取易卦以制象此九事之第一也所以連云堯舜者謂此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事相連接共有九事之功故連云黃帝堯舜也繫辭又云蓋取諸大過彼疏云九事上從黃帝下稱堯舜連延不絕更相增修也二疏皆謂九事作於黃帝以後非作於黃帝以前雖未明言書契而既在九事之中亦必以爲黃帝堯舜所作非伏羲所作矣其說與此疏第二說同與此疏第一說第三說異蓋易疏襲易之舊疏書疏襲書之舊疏故往往自相歧異耳此疏之第一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二說以自駁第二說若是唐人之語必不引第三說以自駁則第一說第二說非唐人語也第三說若是唐人之語易疏必不用異說以自歧則第三說亦非唐人語也

堯典

昔在帝堯

正義曰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

舜及禹之名據此是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毛本名作明而放勳重華據校勘記改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元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連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得已以爲非名非字

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

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傅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宇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〻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毓棪案此疏自言堯者至不應殊異一人之說也自案鄭于下亦云至此所以出衆而高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堯爲帝名後一說引謐法釋名及譙周馬融說以證堯爲帝謐又引檀弓以證生爲號死爲謐其不同一也前一說引下傳云虞氏舜名以證舜爲帝名後一說引鄭氏書注及鄭氏中候注禮記注以證舜爲帝謐且謂傳所云舜名亦指號謐之名其不同二也前一說謂禹爲名後一說引帝繫以證禹爲謚文命爲名其不同三也前一說謂湯爲名後一說引論語注以證湯爲謚履爲名其不同四也前一說謂放勳重華文命非堯舜禹之名後一說引皇甫謐語以證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其不同五也二說之歧異若此必非一人之筆若前一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說則唐人作疏不敢與本注立異傳不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唐人安敢以爲堯舜禹之名且既以爲名何以堯典疏解放勳舜典疏解重華禹謨疏解文命

復不以爲堯舜禹之名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下文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彼疏云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以舜爲生號與此疏後一說同所謂前已具釋者卽指此疏後一說蓋亦非唐人語也

宵中星虛

傳云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於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卽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卽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

毓崧案舍人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不著錄李巡爾雅注隋書經籍志云已亡孔沖遠預修隋書在貞觀十年後二年而作書疏安得見而引之此疏引舍人注他疏或引舍人注或引李巡注蓋皆六朝舊疏非沖遠筆也

堯典平在朔易舜典濬哲文明皋陶謨知人則哲文明皋陶謨知人則哲文明皋陶謨知人則

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德鬱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爲大惡甚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毓崧案唐人作疏不敢輕議注家豈敢疑經疑聖此疏云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是疑尚書也又云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是疑春秋傳也又云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是疑堯舜也以此疏推之他疏凡疑本經疑他經疑聖人者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舜典蠻夷猾夏疏云辭頗增甚此疑本經者也大禹謨誓于師曰疏云隱八年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武成云分土惟三疏云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周官云夏商官備疏云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備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此疑他經者也堯典云女于時疏云案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于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疑聖人者也

帝曰往欽哉

傳云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尙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旣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毓崧案此疏自傳解鯀非帝所意至遂用之一人之說也自孔之此說至以供一切之求耳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以傳爲是故引管仲陳平以申之後一說以傳爲非故據馬融李顒以正之二說判然不同若前一說爲唐人之語不應存後一說以自駁則前一說非唐人語也若後一說爲唐人之語豈肯不從本注則後一說亦非唐人語也

舜典

鞭作官刑

傳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毛本滌作絛十行本絛狼氏杜子春云絛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滌此正義例也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

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山鼎井云隨恐隋誤校勘記云字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者言若於毛本於作與誤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今从十行本必有定數也

毓崧案隋書刑法志云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渤海公高熲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二曰流刑三三曰徒刑五四曰杖刑五五曰笞刑五而蠲除前代鞭刑志又載高祖詔曰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鑽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此隋人始廢鞭刑之證但尚書正義作於貞觀十二年刪定者皆係唐臣其時隋亡已久稱述隋代之事不當仍云大隋此疏必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王氏鳴盛云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其說最確王說見尚書後案卷二十七

讓于朱虎熊羆

傳云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

正義曰知垂益毛本無益字據校勘記補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

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卽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爻斯伯與亦難知也

毓崧案此疏末云傳雖言爻斯伯與亦難知也蓋不滿於傳之詞非唐人語也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

傳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

正義曰三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毛本皆作肯誤今改正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

毓崧案此疏自三謨其目正同至禹在舜時未爲君也皆是舊疏唐人削去其姓氏而加正義曰三字於上遂攘爲已說耳葢顧氏在唐人前唐人果以顧說爲然則當詳載顧說而云已意與同豈有詳述已說而轉略顧說之理故知所謂亦同此解者顧氏同於舊疏之說非同於唐人之說也下文愼厥身修

思永惟帝其難之伊訓太甲元年具訓于蒙士咸有一德爲上爲德泰誓侈服牧誓戒車三百兩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正義云顧氏亦同者八條合之此條共九條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

傳云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漫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也

毓崧案此疏自詩傳云至是言禹登山之意也一人之說也自孟子曰至故言分布治之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禹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後一說謂禹自分布治之前一說引左傳爲證後一說引孟子爲證二說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後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當存前說而不駁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五子之歌

有窮后羿

傳云有窮國名羿諸侯名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難毛本無難字據蒲本補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爲何也

毓崧案此疏自襄四年左傳曰至羿是其君之名也一人之說也自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至則不知羿名爲何也又一說也前一說從傳說以爲羿是有窮君名引左傳爲證後一說不從傳說以爲羿是善射之名非是人名引說文淮南子楚辭歸藏及賈逵爲證二說迥不相同若前說爲唐人語不應存異說以自駭若後說爲唐人語不應與傳立異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宋本天作太非子計

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

毓崧案此疏云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新唐書歷志引劉光伯之說云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二者語意正同此疏必光伯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辰弗集於房

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毛本

此作之非今從宋本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其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卽不成其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愼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毓崧案新唐書歷志云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愼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與此疏之說語意正同此疏益亦光伯之筆唐人削去其姓名遂攘爲己說耳

帝告釐沃

湯始居亳

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正義曰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傳因之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

毓崧案傳謂湯自商邱遷亳疏謂湯非自商邱遷亳且引八遷之說以駁傳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仲虺之誥

九族乃離

正義曰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

九族有屬文便也

毓棪案此疏自漢代儒者至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一人之說也自謂萬邦惟懷至有屬文便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九族爲同姓後一說謂九族爲異姓必非一人之筆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後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前說而不駁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漢代儒者漢字之上本有舊疏姓名唐人削之耳

祖乙圮于耿

傳云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于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於耿經言圮于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

毀改政而不從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于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毓崧案此疏自孔以河亶甲居相至故孔爲此解一人之說也自謂古人之言至未可依信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祖乙圮于相遷于耿申傳之說後一說謂祖乙圮于耿遷于他處駁傳之說二者判然不同若前說爲唐人語則不應存異說以自駁若後說爲唐人語則唐人作疏豈敢破注蓋皆六朝舊疏非唐人語也

高宗肜日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傳云耳不聰之異雊鳴

正義曰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

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
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
孽則同與孔意異

毓崧案洪範五行傳及劉歆鄭康成皆謂視之不明則有羽
蟲之孽獨僞孔傳謂聽之不聰則有羽蟲之孽二說不同此
疏謂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亦不滿於傳
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泰誓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刳也今人去
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當作刳亦刳朱本刳作剔非之義也武王以此

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
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已以爲罰輕紂欲重
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
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毛本於誤今從宋本炭火之上使有罪
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已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
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
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毓崧案此疏自焚炙俱燒也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一人之
說也自殷本紀云至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又一人之說也
前一說謂忠良孕婦不知其姓名後一說謂孕婦即比干妻

前後相背必非一人之筆

武成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祖父之意告毛本告作害誤今改正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有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

裁之瀕瞶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記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毓崧案此疏疑武成有脫錯引左傳及湯誥爲證謂作傳者

明知失落恥而不言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罔有敵于我師

正義曰史官敘事得言有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隋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毓崧案此疏若是唐人之語不應云我大隋蓋隋人舊疏唐人削其姓名耳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

傳云不放而殺紂自焚也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曰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

毓崧案傳以爲紂既焚死故不放疏以爲紂不焚死亦不放疏說與傳說不同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歸禾

作歸禾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義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

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

毓崧案此疏自禾者和也至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一人之說也自王啟金縢至故以歸周公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歸禾年月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後一說謂歸禾年月必在啟金縢之後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無逸

肆祖甲之享國

傳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正義曰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毓崧案傳謂殷家祖其功疏謂殷家未必祖其功疏說與傳說不同必是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君奭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正義曰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毓崧案此疏自夏社序云至或兩字一誤也一人之說也自

案字以下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非湯時之臣扈後一說謂太戊時之臣扈即湯時之臣扈二者迥不相同必非一人之筆

將蒲姑

周公告召公

傳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

正義曰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毓崧案傳謂周公使召公作策書疏云不能知其必然否也蓋不滿於傳之詞必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立政

三亳阪尹

傳云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

正義曰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本有其事文王既禾伐紂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

毓崧案此疏自亳人之歸文王至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一人之說也自即如此意以下又一人之說也此意之此字必指他人之說言非指已說言也若是一人之筆則即如此意之語何所指乎

周官

六年五服一朝

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衞六年一朝會京師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繇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

毓崧案昭十三年左傳疏云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卽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舊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衞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蓋周公成王之時卽自有此二法也又周禮每歲一見唯言貢物何必見者卽是親朝各計道路短長或當遣使貢耳先儒謂彼爲朝未有明據大行人又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之歲周禮同於尚書六年一朝尚書何以違禮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元以爲時見無常期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見鄭以時見無常期者出自鄭意耳非有明文可據也殷見是此再會而盟時見當此再朝而會未必卽如鄭說時見爲無常期也蓋此傳及尚書是正禮也大行人歲一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也與此疏大略相同左傳疏及書疏詩疏皆以劉光伯爲本此疏疑

亦光伯之語說詳先君子左傳舊疏考止卷五

賄肅愼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

傳云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

正義曰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卽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愼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卽政奄與淮夷近者尙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

毓崧案此疏自多方云至不知何時伐之一人之說也自魯語云至不是成王親自伐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成王自伐東夷後一說謂成王伐東夷前一說謂成王伐東夷不知在何時後一說謂成王伐東夷卽在伐淮夷之時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說

康王之誥

皆布乘黃朱

傳云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變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元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天子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

毓崧案此疏自諸侯朝見天子至必當少陳之也一人之說也自案周禮小行人云至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又一人之說也前一說謂諸侯皆獻馬後一說謂惟二王之後獻馬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畢命

分居里

傳云分別民之居里畢其善惡

正義云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傳云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

正義曰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毓崧案前疏謂分居里即殊厥井疆後疏云殊其井田居界亦謂分居里即殊厥井疆若二疏出於一手則分居里之解與殊厥井疆之解必相符合今前疏解分居里既以爲非異居後疏解殊厥井疆又以爲異居二說不同疑非一人之筆

呂刑

蚩尤惟始作亂

傳云言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正義曰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

毓崧案此疏自蚩尤始作亂至不知造何事也一人之說也自下說三苗之主至必亦造虐刑也又一人之說前一說謂蚩尤所造不知何事後一說謂蚩尤所造即是虐刑二說不同必非一人之筆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傳云重卽羲黎卽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吏民毛本民作人今據正義改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毛本民作祇今據正義改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諺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元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

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也

毓崧案書疏以僞孔傳爲主鄭注與傳異者必申僞孔而抑鄭此疏云於鄭義爲不愜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義其意頗不滿於傳菴六朝舊疏非唐人筆也

庶有格命

傳云庶幾有至命

正義曰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元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

毓崧案此疏自格訓至也至不知是何命也一人之說也自鄭元云至亦謂壽考之命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筆也前一說謂格命不知是何命後一說謂格命是壽考之命前後不同必非一人之說也

宮辟疑赦

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

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毓崧案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此與舜典鞭作宮刑及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此經疏名雖繫孔穎達其實皆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經刪淨處元文猶有存者據此則此疏是隋人之筆非唐人之筆也

仁和邵順顒
長沙王先愼校

南菁書院

讀易漢學私記

震澤陳壽熊獻青著

易漢學八卷惠氏棟所撰蓋於漢儒象數之說頗涉其源流者也顧規模略具考覈實疏經生家以惠氏世治漢易罔悟其失將恐後來者惑焉輒舉正之如左至於義理非其所長閒爲糾摘亦不盡吾辭云

卷一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爲息坤虛爲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夫以二卦之策當一期之數則知二卦之爻周一歲之用矣四卦主四時爻主二十四氣十二卦主

十二辰爻主七十二候六十卦主六日七分爻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爲君雜卦爲臣四正爲方伯

按六十四卦皆乾坤之爻易而十二卦皆乾坤之消息又陽息爲息陽消爲消消息皆主於乾故繫辭以乾坤之策當期卦氣卽以六十四卦之爻直歲六十四卦一乾坤也說卦以乾爲君卦氣卽以乾坤消息爲辟乾坤消息一乾君也十二卦爲二氣之消息屬天故象君四正卦爲四時之方位屬地故象方伯不計四隅卦者獨用四正則餘六十卦之爻乃正得三百六十蓋以每卦六日當三百六十日之大數復各餘七分以盡五日四分日之一之零數也惠氏說殊未明備

復卦經云七日來復康成注曰建戌之月以陽氣旣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曰七日來復孔穎達曰案易緯云卦氣起中孚故坎離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得七分是每卦六日七分也李鼎祚曰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離震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者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爲七

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

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說七日雖亦引卦氣而與鄭義異不宜通爲一條

易緯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七分歸閏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也四日三公也五日辟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善凶則凶康成注云辟天子也天王諸侯者言諸侯受其吉凶者唯天子而已　案易緯此說與齊天保歷合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也其云六日宗廟未詳豈一卦六爻備有此六者耶卦氣五位以公辟侯大夫卿周還用事此始侯者從月數也

按乾鑿度止有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六句鄭注元士下云在位卑下宗廟人道之終與此所引不雠卽乾坤鑿度之上篇名乾鑿度者亦無此語豈誤記他緯文耶又唐一行六卦議曰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入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皆終惠氏據此爲說然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則侯大夫卿公辟宗廟當各得五日今緯文一日諸侯六日宗廟明非初爻相次用事合之謬矣至其注凡六日句下云七分歸閏尤非六爻直六日亦以整數言非必不計餘分若無餘分則上爻安得與中氣皆終而與所謂合於天保歷者不又自相錯耶又冬至雖起中孚公卦而五位之次實從侯始蓋大夫卿公辟由卑及尊又先以侯由侯國及王朝也惠說亦未得

卷二復彖曰七日來復李鼎祚注云七日者非坤之七日坤爲十月卦卦氣起中孚太元中首見之中孚十一月六日七分之後復卦用事復七日六分之後屯卦用事它皆倣此七日六分未詳似仍當作六日七分抑或別有據也

按七日六分明係訛字不合設疑以歧誤來學

易緯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開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開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次卦爲此言主歲卦也參同契曰屯以子申蒙以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謂需訟以下也又曰朔旦

屯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六十日春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一卦內外分之周一歲之數也當時本有各卦主歲之圖而歲後人不知造爲反對非古法也

按卦氣每卦直六日七分月得五卦主歲卦每爻直一月歲得兩卦本屬兩事而主歲卦屯貞丑月蒙貞寅月之類則與卦氣合惠氏引以爲證是也然已當分疏矣至參同契之旦屯暮蒙又是以一歲兩卦之法用之一日之中旦旦屯暮蒙則屯蒙亦不貞於丑寅兩時卽屯以子申蒙用寅戌亦謂屯內卦起庚子外卦起戊申蒙內卦起戊寅外卦起丙戌卽內體外用之說是納甲法與屯丑蒙寅無干且卦氣六十卦去

坎離震兌參同契六十卦去乾坤坎離法又各異不宜引之以滋惑亂至晝夜各一卦六十卦止直三十日依契言春夏據內體秋冬當外用以內外卦分之亦止得六十日今乃言六十卦得一百八十日分之周一歲之數尤誤之甚者也春夏二句參同契之本文屯蒙之貞二句卽乾鑿度注乃不顯言殊饌餖而屯蒙不貞丑寅之非可不贅引若上下經以反對爲序自古云然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序卦已自言之今執主歲卦之一說以爲後人所造不已偪耶

易緯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康成云大壯

九三爻主正月陰氣猶在故抵羊觸藩而羸其角也至於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勝羸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施生萬物而陰氣漸微不能爲難以障閉陽氣故曰藩決難解也大壯九三主正月未詳

案齊天保歷以卦之貞悔分節氣豈九三在貞爲正月中九四在悔爲二月節歟

按陽爻初起子上訖巳故大壯九三主正月至九四成卦之爻乃主二月卽消息例也虞仲翔亦謂大過九二枯楊生稊爲十二月九五枯楊生華爲三月與此正同絕非十二卦分貞悔直月之法又六卦議謂齊歷以節在貞氣在悔若九三在貞爲正月中九四在悔爲二月節乃正與齊歷反安得漫引漢易專家而爲說疏謬若此甚矣其欺人也

郎顗傳顗上七事曰漢興以來今在戊仲十年於易雌雄祕慝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案困九月卦九月建戌順帝時在戊仲當是困卦主歲故以爲值困乏也

按顗明言戊仲十年則戊仲固不止一年一月殆如齊詩五際所謂戊際亥際之類與主歲卦一歲兩卦者顯然不侔且易雌雄祕慝今無其書安意揣度得無影響

卷三小畜上九曰月幾望易說曰月十五盈乾甲十六見巽辛內乾外巽故月幾望中孚六四曰月幾望晁氏說之曰孟荀一行幾作既孟喜云十六日也　按此則孟長卿易亦用納甲　說之案古文讀近爲既詩往近王舅是也此實當作既棟案六四體巽故云既望晁

說是

按此卷考虞易也虞於三月幾望皆有注何不列其本文而旁引他說耶且歸妹之月幾望何獨不及也

蹇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仲翔曰坤西南卦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艮東北之卦月消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　說卦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仲翔曰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閒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者也按仲翔之意謂艮本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乾坤皆八日故甲東癸北故云蹇彖又云蹇之時用大矣哉仲翔曰謂坎艮東北甲癸之閒　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月生西南庚丁而終東北甲癸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喪乙滅癸終則復始故用大矣

按虞注坤西南卦句下本有五在坤中四字今漏之則句無歸宿又坤西南卦是月三日出庚八日見丁之位艮東北是滅藏於癸之位艮言其方非兼其象故曰月消於艮非即謂艮象消丙也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喪乙是帶言之亦非以乙癸爲東北惠氏以艮象消丙說月消於艮又以乙不可謂東北故引艮東北甲癸之閒爲說不知艮可以象月消而坤不可以象月生癸爲坤藏之位而甲則乾盈之方消丙既不合東北盈甲亦難言不利舍艮當甲癸之本位不言乃取下弦之丙距望甲晦癸皆八日以相傳合迂而難通殆無踰此說卦曰水火不相射仲翔曰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通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仲翔又注歸妹曰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此

按會此之此本作北

魏伯陽參同契曰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按兔魄吐生光之魄字本作者井九二井谷射鮒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鮒魚虞氏逸象巽爲魚爾雅蟾諸李注蝦蟆是

蟾蜍卽蝦蟆巽象也震東方卯卯於十二肖爲兔是兔震象也兔者吐生光以吐釋兔猶蟾蜍視卦節節盡相禪與兩句以禪與釋蟾蜍皆以音相近爲訓蓋所以謂月爲蟾蜍者以其盈虛相禪與所以又謂之兔者以其終魄之後能吐而生光也今依上文蟾蜍與兔魄句亦改作魄失其指矣

龍虎上經曰丹沙流汞父戊己黃金母鐘律還二六斗樞建三元赤童戲朱雀變化爲青龍坤初變成震三日月出庚東西分卯酉龍虎自相尋坤再變成兌八日月出丁上弦金半斤坤三變成乾十五三陽備圓照東方甲金水溫太陽赤髓流爲汞姹女弄明璫月盈自合虧十六運將減乾初缺成巽平明月見辛乾再損成艮二十三下弦下弦水半斤月出於丙南乾三變成坤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月沒於乙地坤乙月旣晦土口金將化繼坤生震龍乾坤括始終如上三十日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入卦列布曜推移不失中　案龍虎經似宋初人僞撰如圓照東方甲坤生震兌乾皆不知漢易者也圓照東方甲先天之說也納甲巽是故謂乾生震坎艮坤生巽離兌則可謂乾生巽艮坤生震則不可至謂坤生乾乾生坤則尤謬

按龍虎經語多襲參同而綜雜凡近其僞固無可疑但先天之乾何由在甲納甲之乾不在甲復當何在坤生震兌乾乾生巽艮坤不過陰生陽陽生陰亦何所不可而謂之謬耶且參同契爲虞易所自出旣考虞易固不可不援引若龍虎經之僞託所說又不外參同乃亦及之則丹經充棟孰不談納甲者書以說經而泛引方士鑪火之術殊於體裁未合

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仲翔曰五位謂五行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乙丁己辛癸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三木二火五土四金一水

甲丙戊庚壬

右圖見宋本參同契當是仲翔所作與前說合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孟夏之月其日丙丁是也月令又云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卽劉歆大衍之數也朱子發作易圖及叢說據仲翔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之注以爲甲一乙二丙三丁四戊五己六庚七辛八壬九癸十乾納甲壬配一九坤合乙癸配二十殊不知納甲之法甲與乙合生成之數一與六合兩說判然朱氏合而一之漢學由是日晦矣

按參同契惟五代彭曉本爲最古然宋俞玉吾已謂其移易本文又謂彭曉作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圖是宋刊已非舊本而是圖殆又掇自彭曉安得遂據爲仲翔手定耶惠氏泛引雜書以示淹博所謂談何容易者也又集引虞氏解天一至地十注云水甲火乙木丙金丁土戊水己火庚木辛金壬土癸乃朱氏甲一乙二之說所由來固卽五位相得虞注中所謂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

者不得與甲乙合木之說相混然朱氏意自謂甲一乙二相合且甲之爲一乙之爲二數本自然卽不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亦不能謂甲不爲一乙不爲二朱說亦未遽失也況仲翔已自兩說並存乎

參同契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十二消息不見坎離象朱子語類解參同契二用卽用九用六殊誤周流行六虛往來旣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滅亡

按惠氏前所引參同契文云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位爲易宗祖正與此文吻合則二用之卽爲用九用六明甚蓋左傳以見羣龍无首爲乾之坤用九用六本乾坤六爻皆變之占而參同契兼以六爻迭變說之六爻循環而迭變其一則在乾皆成離在坤皆成坎故用九用六卽爲坎離用九翩翩之上文言自坤而變震兌乾自乾而變巽艮坤是皆變之說也又兼潛龍等爻及坤上戰野爲言是迭變之說也惟循環而迭變之則皆成坎離故有循環璇璣之語惟消息是漸次皆變無迭變象故有故推消息坎離滅亡之語若不然則六卦以次消息而坎離爲日月本體正不變易者何反以易之名專屬之且坎離是卦非爻何云無爻位耶惠氏不察參同契文義遽以語類爲誤疏矣

虞氏逸象乾爲嘉 四德亨者嘉之會 爲利 利四德之一 爲老 四月乾已老 離爲甲日出甲上爲甲胄故爲甲 坎爲雲上坎爲雲下坎成雨

按說易者所陳卦象不見於說卦者或據易推衍或采他書相比附豈易中本有其文而今逸之哉逸象之名殊未安其以四德說爲嘉爲利以四月乾老說爲老亦疏四德不獨在乾而十月之坤亦已老也日在甲上訟卦虞注與爲甲胄聯文尤不成辭至上坎爲雲下坎爲雨卽虞氏雲行雨施注也宜標明之

卷四抱朴子曰案玉策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 原注震初爻庚子庚午 丑未屬辛 巽初爻辛丑辛未 寅申屬戊 坎初爻戊寅戊申 卯酉屬己 離初爻己卯己酉 辰戌屬丙 艮初爻丙辰丙戌 巳亥屬丁 兌初爻丁巳丁亥 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云無之 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巳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 案玉策記開名經皆周秦時書京氏之說本之焦氏焦氏又得之周秦以來先師之所傳不始於漢也

按此卷考京易也京氏得之焦延壽固已至疑正義所引易林卽焦氏易林又以玉策記開名經爲周秦時書遂以爲焦氏所師承則殊不實古凡薈萃易占之書皆曰林著錄於史志者不一安得一遇易林卽求之焦氏乎玉策記開名經今無其書惟見抱朴子而抱朴子亦不言爲周秦時書且子午屬庚等卽今納音之法考淮南天文訓以六十甲子配五音十二律其術樸疏殆猶近古今納音法與之絕異安得指爲

先師所傳乎

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于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於酉（坤上六癸酉金）而卦成於乾（卦本乾也陰消成坤乾體陽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

按卦成於乾謂坤之上六成於西北乾位蓋坤於十二消息當十月亥亥在西北故上言十月之時下言戌亥乾之都惠氏不察其上下文而注之曰卦本乾也陰消成坤亦謬悠之甚矣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干寶曰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震爲躁卦體貪狠之性坎爲貪狠震爲陰賊）二者相得而行故云以震掩巽强暴之男也（巽五世故掩巽行侵陵之罪以陷屨校之刑也

按翼奉傳言子爲貪狼卯爲陰賊初九庚子故曰體貪狼之性惠氏欲兼卦言遂改子卯爲坎震已非其質且子乃初九之本位今言坎則互坎之象不及於初是欲密反疏也

乾彖曰大明終始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家君曰乾游魂於火地歸魂於火天故曰終於離坤游魂於水天歸魂於水地故曰終於坎

按荀氏之意謂乾初九息於復其位當坎上九息成純乾其位當離坤初消於姤其位當離上六消成純坤其位當坎以消息言也今以游歸言終於離終於坎則所謂起於坎起於離者又何義也

隨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震三世下體成巽至歸魂始復本體蠱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巽三世至游魂皆巽也故元亨也

按八純皆飛本卦伏對卦自一世至五世迭飛他卦而本卦反伏至游魂又伏五世所飛之卦及變至歸魂下體仍飛本卦伏對卦故惑明言震歸從巽巽歸合震以伏巽說亨通之義卽所謂旁通者也所以獨於此兩卦言之者餘六宮變至歸魂本卦復歸而對卦不見惟隨下體震而仍互得巽蠱下體巽而仍互得震其相從相合之象尤顯見耳惠氏假三世卦爲說未得其指

姤彖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荀爽曰謂乾成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傳舍於離坤萬物皆盛大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家君曰乾一世內卦四世外卦皆巽也故言乾成於巽游魂於火地晉故言舍於離坤歸魂於火天大有故言出於離與乾相遇又案巽本宮四月卦也一世內卦四世外卦皆乾也知巽亦成於乾按荀及九家本皆以舍於離絕句坤字屬下意謂乾息極於巳午之間巳巽位午離位是成於巽而舍於離也坤消始姤當午半是出於離與乾相遇也今強以游魂說之失其讀矣

且九家明言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

乾成於巽惠氏豈忽而不察耶抑故爲他說以亂之也

京房易傳曰夏至起純陽陽爻位伏藏冬至陽爻動陰氣凝地

按夏至姤陰起自純陽而乾初陽伏藏冬至復陽動而坤初陰伏於地下京氏傳言飛伏主世爻言八純以對卦爲伏如乾伏坤一世至五世各以其純卦爲伏如姤遯否觀剝皆伏乾游魂四世歸魂三世各以其五世卦爲伏如晉伏艮大有伏坤皆自剝而變也與諸家凡卦皆取對待而伏凡爻皆可取伏爲說不論當爻五行者絕異蓋專爲占筮之用又其傳文亦頗凡近綜雜疑後人取京氏占例敷衍爲之必非西漢人文字也惠氏既引其說又不具其本末析其異同殆亦涉獵鈔掇未嘗徧閱耳

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虞仲翔曰君子謂三伏陽也　案六

三戊午火故曰伏陽

按虞所謂伏陽謂陰爻之下必伏陽爻與京氏傳異惠氏欲

取京易傳合之遂以六三戊午火爲說不知困卦係兌宮一

世飛坎伏兌坎初戊寅二戊辰三戊午火是飛非伏且

依京例困既一世卦當於初爻下取兌丁巳火爲伏何由與

六三伏陽之說合耶

京房乾卦傳曰水配位爲福德陸績曰甲子水是乾之子孫　木入金鄉居寶貝甲寅木乾之財　土臨內象爲父母甲辰土乾父母　火來四上嫌相敵壬午火乾官鬼　金入金鄉水漸微壬申金同位傷本

按此數語幾類時俗卜師所造之口訣豈漢人而有此語耶

乃亦徵引及之殊猥雜非體矣

抱朴子引靈寶經周秦時書謂支干上生下曰寶日下生上曰義日上克下曰制日下克上曰伐日上下同曰專日

按葛稚川特晉人耳乃凡所引用卽謂之周秦時書是何說也

師法用辰不用日故京易止據辰也

按師法用辰不用日見漢書翼奉傳本言風角之術不言所出亦殊混淆

隨初九官有渝此易經官交之明文貞吉出門交有功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得正爲震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貞吉而交有功　先儒皆以隨爲否上之初初柔升上是乾之上九居坤初爲震坤之初六升乾上爲兌也震初庚子水得坤初乙未土之位故曰官有渝水以土爲官鬼官鬼變則吉也上本陰位故變而之上亦不失正

按否上乾陽來初成震震爲長子得坤土之位守土者也故曰官九家易本意蓋如此若謂震爲子乃指震初庚子水則不應不言初并不言水矣卽如惠說亦非京易所謂官交官交乃尅卦者豈得以此混之且自來占法凡官交皆宜靜不宜動官鬼變則吉亦非通論

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　案乾鑿度言物有始有壯有究卽生一壯五終九之說

按乾鑿度云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又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鄭注云象一七九也是緯文明以一七九言豈得假以說始一壯五終九耶

翼奉上封事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丑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

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哀也　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

按此注中木利在亥水利在辰兩利字皆當作刑蓋支之有刑以三合加方位而得之水爲本本木落歸本故以亥卯未合木加亥子丑水方而亥刑亥子刑卯丑刑未木爲水末水流歸末故以申子辰合水加寅卯辰水方而寅刑申卯刑子辰刑辰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以寅午戌合火加巳午未火方而巳刑寅午刑未刑戌以巳酉丑合金加申酉戌金方而申刑巳酉刑酉戌刑丑詳隋蕭吉五行大義雖亦本翼氏

說而與此封事所陳不盡相比附法者不能兼通術數以彼注此說已稍曲校書者復以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下言盛衰各得其所故樂妄意下言利遂改刑爲利其失愈遠而京氏易傳則又未有以支辰之刑爲言者（所言龍德虎刑非此刑）即此封事亦無一言及於易乃惠氏徒以其申子亥卯等與京易以三合言者相類因引爲證皆不知其爲說之不同而謬合之者也（二刑字所見漢書注皆誤爲利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當爲刑）

漢書西域傳武帝詔曰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匈奴縛馬前後足不詳甚哉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蓍龜皆以爲吉匈奴必破今計謀卦兆皆反謬程舜俞集箋法師春曰大過木兆卦

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　案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爲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

按大過木兆卦以內外言則內巽木外兌金來克之故云外克內惠氏以五動成震震木克丑土爲說則初六丑土本在巽木之體不又爲內克內乎至其言應克世則是矣然當云當時諸臣以初在內卦爲漢四在外卦爲匈奴故皆云吉今直云以漢爲內卦匈奴爲外卦則卦既克內矣何以皆云吉乎是亦立文之謬也

梁元帝金樓子自敘曰初至荊州卜雨聊附見首末孟秋之月亢陽日久月旦雖雨俄爾便晴有人曰諺云雨月額干里赤蓋旱之徵也吾乃端簇拂著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爲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於時雲卷金翹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時謂亢陽之勢未霍膏澤筮遇坎之比於是轂蓄而歎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在金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稱之爲比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

宋本御覽七百二十八

按庚子爻無爲世於金兆卦者惟復卦世爻是庚子則金字乃今字之訛庚子爻爲世爲句於今七月建申爲句而其上遇動而不動當爲遇復不動也申子辰是三合非五合五字因下此月五日句而誤衍復卦初子三辰七月建申故申子辰三合也其在金今夜三更乎金字亦衍惠氏於占法能曉其棁概乃以宋本爲可據略不校讎抑又疏矣

洞林曰義興郡丞叔寶得傷寒疾積日危困令卦得遯之姤其林曰卦象出墓氣家四（艮爲乾墓世主丑故艮爲卜時五月申金在四變身見絶鬼潛游身在丙午夏入辛亥在五月）爻墓克刑鬼煞俱在卯與月卜病得此歸嵩巨誰能救之坤上牛（王戌爲鬼墓而初六爲戌刑刑在占故言克刑五月白虎以下爻見丑爲牛亥爲子能扶煞并也）身克鬼之厭虎煞上令伏不動若依子色吉之尤（巽主辛丑丑爲白虎金色鬼復徵以和鮮鬼及虎煞皆相制也）

案丙午世也注云身在丙午夏是以世爲身也辛亥子也丙午變從之變以扶身可以伏鬼

按遯乾宮金下艮艮位在丑金之墓故云卦象出墓注言艮

爲乾墓得之至兼姤世爻辛丑說則非是變卦不論世丑又
下所謂爻墓未可雜乎此而言之也春時占木王金囚故云
氣象囚注言五月申金在囚亦非五月火王則金死不止於
囚且乾宮卦本屬金亦不必舉九五申爻言也身在丙午夏
入辛亥夏字誤當作變六二丙午火爲卦身火絕於亥所謂
變身見絕午火金之鬼故云鬼潛游注於辛亥下不言火絕
又不解鬼字而複言在五月亦脫誤惠氏不悟夏當爲變而
云身在丙午夏疏矣金墓丑卦之墓爻火墓戌身之墓爻變
卦初六丑刑在上九戌戌身墓亦卽鬼墓故有墓有刑又與
鬼俱注意是其云白虎在卯與月煞并卯當從下注作丑以
卦無卯爻且丑又五月煞也林但言煞而注兼言虎者虎亦
是煞然以金囚在春言之則三月月煞在寅午戌當爲三月
占而午戌爲煞戌亦與刑墓俱也坤牛謂丑子色謂金爲丑
土之子蓋以白牛禳而救之注雖晦意亦近是惟言亥爲子
能扶身克鬼則以金爲身與上言卦身者混而鬼在卦身不
當取克又不當合乾金之白而假白虎爲說惠氏因之亦未
分明

洞林曰揚州從事愼曜伯婦病其兄周產試令吾作卦得蹇身
在戊土與坎鬼并卦中當有從東北田家古黑狗畜之頃代人
任患 御覽九百六 郭洞林又以世爲身 詳本書 案蹇兌宮陰也世在
四戌土謂九五戊戌土此世在四者以五爲身與干寶巽坎鬼
者六二丙午火兌之鬼吏又互坎故云與坎鬼并云東北田家

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者艮東北之卦蹇從觀來觀坤爲田二爲家觀巽爲近市坤爲黑艮爲狗故云東北田家市黑狗身在戊土戊亦狗也故云畜之以代人任患景純之說猶是漢學拔蹇字與蒙相似乃蒙之訛蒙卦離宮陰世在六四戊爻故云身在戊土亦以世爲身也六四下乘坎水上承于水鬼爻故云與坎鬼并當艮體爲東北戊與艮皆屬土爲田又艮爲黔喙爲狗戊亦狗故云從東北田家市黑狗惠氏所說殊曲又干氏以木爻爲震身絕非洞林所說惠氏於此條云此世在四者以五爲身與干寶異而於上條不言一似以世爲身即與干同者尤不可解雖干謂蒙世八月比世七月與京易起月例皆用世爻然京干皆無卦身之目惟今占書以世卦

陽世取子爻陰世取午爻爲身餘皆倣此無者取伏爻伏卦又無是無卦身主事無端緒蓋因京干易郭林而變者惠氏即不察京干未嘗以世爲身復不察今術非郭氏之舊而遂漫言其異同苟非引繩披根亦誰能知其說哉

卷六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後棟案康成注月令云正月宿直尾箕八月宿直昴畢六月宿直鬼又云宿直東井九月宿直奎十月宿直營室又云昴宿直房心二月申宿直參伐七月又注季冬云此月之中日歷虛危參同契曰青龍處房六兮春花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離南午又云含元虛危播精於子皆與圖合

按前所引鄭注止是二十八宿分直十二辰與爻無與若此

等皆泛引之天文志可全錄者多矣然猶曰以鄭注證鄭注也至後所引參同契則既非鄭說且以列宿直入卦與爻辰雖同言天象而各自爲說決不當闌入以滋惑亂自此圖說行世如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平湖孫氏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皆采用之而丹徒戴氏棠作鄭氏爻辰補至混淆息於爻辰大抵樂爲附會而不覺其名義之舛耳又離南午上本有正陽兩字惠氏亦據訛本未校正也

大過注云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爲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爻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爲二乾乾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禮記正義

按此是繫辭傳注不當直云大過注也

離九三不擊缶而歌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値弁星弁星似缶　案位近丑據周天玉衡圖也丑爲大寒艮爲立春故云近詩正義也

按此卷考鄭易爻辰也艮在辰今鄭注云位近丑者艮卦位在丑寅閒也此與周天玉衡圖何與丑上値弁星乃可言據周天玉衡圖耳依八卦方位艮在大寒立春故說卦言成終成始亦不得云丑爲大寒艮爲立春又艮九三辰在辰今不取辰而取丑亦本非爻辰之說

明夷六二睇于左股注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爻在辰辰得巽氣爲股亦據周天玉衡圖位近辰也　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禮記

正義

按九三爻辰正在辰何故以近辰注之且此言九三在辰辰得巽氣爲股雖用爻辰卻不取星象而取卦象尤與周天玉衡圖無干

說卦震爲大塗注云國中三道曰塗震上値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　案震在卯卯上値房心

按此以列宿直八卦雖鄭氏說而不當引之以說爻辰

乾鑿度夫表升骨履文注云名夫者五立於辰據消息也爻辰在申在斗魁所指者三月斗建辰又五於人體當艮卦艮爲人於夫亦手體成艮爲手其四則震爻也爲足其三猶艮爻□□□□□□七曜之行起焉七者屬文北斗在骨足履文夫人之表象明矣

按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魁枕參首杓攜龍角衡殷中州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又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蓋斗魁在天常直申宮參宿而以杓指辰宮角宿亘古不易其臨於四月則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周行以爲月建乃地之方位非天之宮次此鄭注所謂五立於辰在斗魁所指乃謂杓攜龍角非昏建之說今惠氏以夫爲三月卦遂用三月斗建辰解之則十二月建孰不爲斗所指何獨夫五在辰可以用此爲說此一謬也又注云斗魁所指又云北斗在骨則緯文升骨之升明係斗字之譌於夫亦手體成夫字本作文而五於人體當艮卦句亦有譌字蓋夫五伏艮卦鄭意謂五於人體當艮手耳於文亦手體成者謂

文字亦待手而成此所以釋文字今改文爲夬又以艮爲人注於五人體句遂不可通二謬也其四則震爻也爲足乃釋履字其三猶艮爻下本有於十十次值本於坼八字以字形揣之疑多倒誤當作於十二次值於析木蓋艮位丑寅丑爲星紀寅爲析木正是七曜之行所起七者屬文謂七曜皆屬天文此又覆釋文字惠氏一不致思又以於十十句不可解而沒其文三謬也且五立於辰既據消息並非爻辰則亦何爲而引以說爻辰哉

剝表重童古瞳字明御名元注云名剝者五口也五離爻離爲目童子口口六五於辰又在卯卯酉屬也剝離人表童焉

按　御名謂　高廟諱下一字童子口口本作童目子六五於辰又在卯以爻辰言卯酉屬焉句當作卯酉離屬焉蓋用離納己卯酉屬己之說剝離人表屬焉童本作重離字疑當在重字下蓋五離爻爲目辰在卯又屬離是重離象所以釋重瞳也此下尚有數語釋明秝元其文漫漶不可訓知惠氏節去之而不明著其故亦殊疏脫大抵漢儒易注存於今者惟荀氏虞氏鄭氏爲較多荀虞所以言易者不越爻位比應旁通反易互變往來之間猶未甚傳以緯學鄭則求象多用爻辰雖平心而論亦玩占者所不可廢而以爻配辰又就辰而求其星象肖屬於易之本意殆不無隔越矣故其於諸經皆不愧爲博通獨於易未可謂之精詣惠氏以漢易幾絕至納音卦身之屬莫不采取則取鄭易注不足益以緯注亦無

不可然既錄之必了其義若此兩條非徒眩學者之心目耶

卷七爻亂於泰之六二夬之九五皆以中行言之而益之三四復之六四亦稱中行　先儒謂一卦之中非也乾之三四文言謂之不中獨非一卦之中乎

按文言乾九四中不在人非謂三四謂一卦之中乎

卷八棟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是也以五乘十卽大衍之數故劉牧謂之河圖阮逸撰洞極經以此爲洛書而取楊子雲一六相守二七爲朋之說以爲河圖

按一六二七之圖五十居中故以五乘十卽大衍之數若九宮數既無中十何謂以五乘十乎卽四正四維皆合十五在易緯亦止以說七八九六各合十五之義非謂乘之而爲大衍數也惠氏誤矣又阮逸書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是阮說河圖止有四數今謂取於子雲抑亦未審且太元本文是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又數無中十故其末句云五與五相守及朱子用其語以說河圖乃有二七爲朋五十相守之語然亦不云一六相守也既不能明其數復不能舉其辭亦焉用考據爲也至圖書之數雖不顯見經傳說者互異然亦不盡無徵別有論撰此不備及

半農人易說曰道家創爲先天後天圖以先天爲伏羲卦後天爲文王卦妄也卽以乾坤二卦言之乾爲寒爲冰南非寒冰之

地曷爲而移在南坤爲土王四季在中央曷爲而移之北乎且
天地定位定位者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也
如道家言先天乾在南後天在西北先天坤在北後天在西南
是天地無定位矣又北極在上南極在下乾南坤北是天在下
地在上也謂之定位可乎以此知道家之說妄也棟案宋人所
造納甲圖與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謂先天圖與參同契合殊不
知納甲之法乾坤列東兌艮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詳虞仲翔易注
別無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

按先天之說本虞易而衍之者也虞易言納甲消息得之參
同契又自言夢道士飲易三爻是亦出於道家者也虞氏注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納甲合天地定位四句言之注數往

者順知來者逆以消息自子至午自午至子言之而康節說
先天圖謂春夏秋冬弦望晦朔皆在其中非自言其出於納
甲消息者乎惟以納甲合消息又推至六十四卦故十二消
息既不能各貞其辰而納甲亦不能如古方位然其次第則
皆未嘗易也十二卦相距有疏數無紊越八卦除坎離卽一
月六節出庚見丁盈甲退辛消丙窮乙雖不當
方而其序轉顯謂先天不應乾南坤北則消息先不應乾巳坤亥謂
乾南非寒冰之地則說卦乾爲大赤亦非西北之色謂先天
乾南坤北後天乾西北坤西南爲天地無定位則凡漢儒以
八卦方位與消息納甲並說者皆不可謂之有定位且謂天
尊地卑當爲乾上坤下不可以南北分則日至天頂卽爲午
日極地下卽爲子安在上下之不卽爲南北夫消息爲漢儒

說而其文屢見於易又有復象至日閉關之明證納甲雖不顯見於經傳而以出震窮坤一月六節觀之固卽十二消息之具體是不可以道家言之而遂斥之者也然則陳邵之圖亦未可以出於道家而廢之矣後儒衍說先天者執方圓二圖謂易道全在乎是固非通論然六十四卦一各生兩殆於天成卽無所本我亦不能謂卦之次第必不當如是也乃其淵源彰彰如是而爲漢學者猶不察而力攻之同室相鬬無乃不閎之甚耶

然則卦無先天乎曰有一卦各有一太極聖人以此先心古文先作洗俗作退藏於密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

按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是三百八十四爻四千九十六變各有一極何止每卦皆有耶此言實陰用物物一太極之意而失其精蘊者未入室而遽操其戈不亦難哉洗馬之作先猶古字通用耳於義固以作洗爲順矣且古文易已無其書宋晁氏雜取諸家本爲之亦何足據大抵破字以求異耳

半農人易說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天地也四象四時也四時有四正有四維震春離夏兌秋坎冬爲四正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艮東北爲四維此四正四維以時言之爲四象而八卦出於其中不曰卦而曰象者八卦之象告也陰陽太少可謂之儀不可謂之象宋儒遂以四象當之誤矣太少在陰陽之中有陰陽卽有太少若云始爲一畫以分陰陽次爲二畫以分太少是陰陽生太少

有是理乎謂陰陽分太少可謂陰陽生太少不可易言生不言
分父生子子生孫可謂之分邵子劃裂太極穿鑿
陰陽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所謂加一倍法朱子篤信
之吾无取焉

按此說兩儀四象用虞易正義亦引虞說而終以七八九六
爲四象見康成乾鑿度注蓋用鄭義觀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亦主爻言鄭實勝虞惠說未精又虞意本謂乾天坤地交而
生坎冬離夏震春兌秋坎離震兌反覆而震成艮兌成巽以
生八卦張氏惠言說得之如惠氏說則止此八卦强異其名
而使成兩事虞氏亦不如是也至邵子之說四象則以八卦
分陰陽剛柔又各分太少有云天之四象地之四象者雖異

虞義亦是以卦爲象朱子遞邵易乃因其二分四四分八之
言別以始畫爲儀疊畫爲象非復邵說觀經世啟蒙可見即
今以爲邵易亦未核要之疊畫爲象無見於古故本義仍兼
用七八九六之說蓋亦不若鄭義之允然以陰陽太少言四
象固見於大衍歷雖邵子以施之八卦朱子以施之疊畫者
而其名初非特揲安得謂陰陽太少可謂之儀不可謂之象
且陰陽之太少猶男女之長幼若止生一男止生一女必無
長男幼男長女幼女之可分安得謂有陰陽即有太少多生
一子即多分一支安得謂可謂之生不可謂之分雖因而重
之止須以卦相重不必逐爻漸加然以象觀之自有兩兩疊
積之形又安得謂加一倍法之必無可取先天之學誠未必

盡合於羲文周孔而惠氏之辨則亦未得其要領而譁以求勝者也此學之所以日晦也此及上條首署半農人稱又此下最後一條據朱氏彝尊說謂太極無極之旨亦本道家此謂不倫亦非說經體裁

尤精微難辨之事非徒事記誦者所及固可置之不辨惟以文字可見者言之周書言道天莫如無極治人莫如有極管子言恍恍乎如游無極無極之語不始道經而仁義中正修吉悖凶亦豈鍊養之術盞所言既儒者之理雖圖象眞出道家亦不過如虞易之本參同孔子問禮老聃不聞後世用爲訾議也與周邵亦何可偏譏焉附記於此不復深論

右所記有惠氏元文頗長而今止摘數語訂正之者則不復錄其全文非苟省卷帙亦非有所去取於其閒第欲便觀覽

長沙王先愼
海甯蔣廷敞校

孟子音義攷證一

海寧蔣仁榮杉亭著

孟子題辭　張鎡云卽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

辭也○案易乾卦修辭立其誠書畢命辭尚體要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易之繫辭肇自文王周公緯春秋有春秋說題辭趙岐注孟子意欲尊孟爲經非尚異也

邾○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今山東兗州府卽魯地其所屬縣卽孟子所居鄒國在府東五十里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云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邾國亦改

爲鄒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親事大書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

値炎　丁作直音値○司馬遷史記項羽紀直夜潰圍索隱曰古字例以直爲値許愼說文値从直得聲孫愐廣韻收値字入志韻不入職韻案今北人讀直若志

詒後　丁云音義與貽同○詩周頌貽我來牟陸德明釋文貽又作詒又大雅詒厥孫謀書五子之歌貽厥子孫句義相同

詒貽通用

繫　本亦作系同○丁度集韻系或作繫

錧鐪　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輨車釭也下音點車轄也○案楊雄方言輨軟鍊鐪之東西曰輨亦曰轄儀禮既夕禮木錧作錧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一輨轄轄又作鞏鐪二形同

衿○張有復古編紛衣系也从系今古作紃別作衿非衿衽也从衣金別作襟非據是則此當作紃

毀隔　丁音嗝荼譜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班固漢書五行志閭閉門戶顏師古曰隔與隔同案音歷鼎屬非此義

亂思　張云亂治也○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从乙乙治之也徐鉉誤讀即段切遂以爲紊亂而昧其本義洪邁容齋隨筆云治之與亂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惟以亂民梁惠王章句上　丁云案史記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名罃烈王六年立婺源江永羣經

補義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愼靚王元年辛丑是年爲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卽去梁矣蓋魏營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惠王又曰惠成王有後元見汲冢紀年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乃以後元爲襄王而襄王後有哀王哀卽襄之誤耳司馬溫公通鑑攷異旣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于愼靚王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三十三年乙酉書鄒人孟軻見魏惠王豈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謂在惠王卽位三十五年也此年尚未稱王孟子何以稱之

曰王　凡七章

饗　一鹽切又於豔切○吳棫韻補孟子不奪不饗左傳貪慘無饜竝有平去二聲

集穆　張云當爲輯穆○漢書藝文志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見覽傳統輯羣言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

夸咤　丁丑嫁切云誇也玉篇作詫○書顧命三祭三咤馬融作詫說文口部詫奠爵酒也从口乇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後人又傳寫作詫盧文弨攷證舊詫譌作詫依宋本改正

來趨　丁音趨亦如字○詩大雅左右趣之毛萇傳趣趨也

鶴鶴　張云詩本作嚣嚣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許謙讀四書叢說禽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於物　於如字下音勿丁本作勿○案三公山碑巨勿不數洪适隸釋云以勿為物吳玉搢別雅云勿即物字引史記殷本紀充勿宮室子虛賦充勿其中為證

歡樂　本亦作勸樂○左傳昭公九年引詩庶民子來杜預曰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勸樂義本孟子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仁榮案此足證明杜預所見本作勸也

害喪　如字張音曷書作曷喪○吾師長洲陳氏奐詩毛氏傳疏周南葛覃之卒章云刮刮澣澣否傳釋害為何綠衣傳釋曷為何古害曷聲同故曷謂之何害亦謂之何矣曷字害者假借字案此云讀如字非

填然○案填當作嗔此假借耳說文嗔盛氣也玉篇嗔盛聲也皆引詩振旅嗔嗔今詩作闐闐亦假借當以嗔為正字

數罟　七欲切網也丁張音朔下音古○案網也二字當在音古之下集韻數音促細也詩魚麗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釋文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

餓莩　義同殍字○桓寬鹽鐵論引孟子作野有餓殍漢書食貨志贊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

知發孚文仲字鑑三十小芟婢小切餓死曰芟亦作殍从艸从殳殳音同漢書食貨志塗有餓芟又孟子塗有餓芟亦當作此與莩字不同莩音孚艸也仁榮案古但作殳从艸贅互詳下

莩有梅　丁云韓詩也詩作摽與莩同○說文殳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翟灝云漢書音義芟讀蔈有梅之蔈顏師古謂與殍同白居易詩俱化爲餓殍則以叶入虞韻蓋殍有孚音而莩未聞其讀蔈也仁榮案蔈乃摽之譌莩芟竝殳之俗

崑山顧炎武唐韻正十虞莩今此字兩收於十虞三十小部中殍古音平表反今此字三收於十虞五旨三十小部中宋沈括夢溪筆談謂唐白居易題座隅詩云伯夷古賢人魯山亦其徒時哉無柰何俱化爲餓殍作夫字押韻爲誤王林野客議書辨之以爲唐韻十虞部中元收此字白未嘗誤若以古音正之則孚字已不入此部矣當併入小韻歙程瑤田通藝錄秀采孚三字義說云之云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余謂華英開後反秀而不實者動則落焉謂之殳从兩爪相承與非从兩爪相背其意竝同而非之象也殳从几而化焉者也又見趙臺卿制字則在殳字之先其原皆从孚孟子塗有餓莩注引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易摽爲莩孫奭音義載丁公著以爲韓詩也雖王伯厚言摽與莩通非是破韓詩作莩之義然余以爲韓詩所謂莩者卽殳字轉寫之異殳落也故落實亦因謂之殳韓詩未可遽非而孟子塗有餓莩乃言人飢腹中空而死如華秀而不實者之殳落也

剌人　七亦切又七四切○崑山顧炎武唐韻正二十二昔刺七迹切去聲則七咫反今此字兩收於五寘二十二昔部中俑○禮記檀弓孔子謂爲芻靈則善謂爲俑靈則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人羅萍路史炎帝紀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

而用之李翺云始爲肉刑仲尼猶惡之況坐視飢民之死乎

夫惡○注疏本脫夫字

死邪○注疏本作死也

焦云閩監毛三本無夫字邪作也儀徵阮元校勘記云音義作夫惡山井鼎攷文云古本本由有作俑者也下有夫字以夫字屬上讀非也音義作死邪毛本作愛其民也

洒之　丁音洗謂洗雪其恥也○左襄二十一年洒濯其心莊子山木篇去皮洒心漢書平帝紀洒心自新之意鳥石君傳方自滌洒昌邑王傳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東平思王傳願洒心卿耽郷令景君闕銘姦邪洒心皆以洒爲洗一字義可通然讀當依說文先禮切不必變其音也

唐韻正十一薺洒按洒與洗同字古人洗字亦或作洒孟子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之學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音義曰洒先禮反前漢平帝紀曰洒心自新之意也又昌邑王賀傳曰以湔洒大王顏師古曰洒先禮反史記貨殖傳曰洒削舊技也孟子曰願比死者一洒之皆讀與洗同

易耨○左昭二十九易之亡也高郵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易者疾也速也史記天官書塡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也漢書天文志大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曰易疾過也是古謂疾速爲易也孟子梁惠王篇深耕易耨易耨亦謂疾耨也易讀如字趙注易耨耘苗令簡易也孫奭音義易以豉切皆失之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以疾耨殺草藏是其證齊語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義亦同也

耨字亦作蓐○說文作槈張參五經文字耒部云耨从木經

典相承從耒久故不可改仁榮案孝陳草復生繁縛非此義
當云亦作鑄
沛　字亦作霈○徐堅初學記天類雨類兩引孟子竝作霈太
平御覽天部亦引作霈
宓音伏戲音羲○宋刻本作羲足利古本孔本韓本竝作戲顏之推
家訓書證篇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
宓今伏字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考諸經史緯候無
宓羲之號虙字从虍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
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爾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
不齊爲單父宰卽宓羲之後俗字亦爲宓今兗州永昌郡城
舊單父地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

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通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犧氏之王
天下也釋文云犧本又作羲亦作戲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
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武梁祠堂畫記伏戲蒼
精初造工業漢書律歷志自伏戲畫八卦以戲字代羲誤
觳觫○陳士元孟子雜記古文觳穀斛通用周禮穀注穀受二
斗廣韻觳穀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殼殊集韻殊注將死
貌音與觳觫同楊愼丹鉛總錄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
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
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
非借也蔽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穀觫穀從豕尾
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文作穀痚痚寒戰病也借作

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鍾與○注疏本作鐘宋刻本宋石經作鐘後遇此字仿此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鐘量名今經典或通用鍾作樂器

郩　音隙○長洲顧藹吉隸辨二十陌郩字下云說文作郤从邑从谷谷讀若朕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碑變作呑與呑相似今俗遂譌作郩

遠庖　于萬切○禮記玉藻君子遠庖廚釋文于万切

以超　超或作趠○墨子兼愛篇挈太山以超江河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趠俗作趡因形近傳寫者或誤爲趨

折枝　趙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陸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注劉熙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禮記內則敬抑搔之鄭元注曰郎案摩也屈抑肢體調和血脈乃少事長賤事貴之常禮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爲磬折腰肢□□傳疑錄云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葢言爲長者揖耳仁榮謂諸說竝足與趙氏相發明邑先輩周廣業孟子四考云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夫折草樹之枝誠易也與長者何涉乎且草安得有枝

以御　如字鄭箋詩云御治也○詩大雅以御于家邦毛傳與鄭箋異義依毛當讀牙嫁切依鄭讀如字然鄭氏于鵲巢箋

亦訓御爲迎

邪侈　張尺氏切丁作移○周禮考工記輿人飾車欲侈注故書侈作移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袂侈烏程嚴可均唐石經校文各本移作侈金石文字記云侈誤作移案釋文侈本又作移通志堂本移誤移盧刻本移改移表記衣服以移之鄭彼注讀如水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不誤金氏正譌又謂石經作栘桉不作栘

罔民　張如字丁作司民○案罔俗作冈形近司致譌趙注云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據注知作司非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舉疾首蹙頞　丁云舉猶皆也○左宣十七年舉言羣臣不信

諸侯皆有貳志杜預曰舉亦皆也告子章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竝此義○歙程瑤田通藝錄說文引經異同敘孟子疾首蹙頞字說文釋之曰鼻莖也蹙其鼻莖乃與疾首相貫是憂之形於面目者若作額頻之字與伸眉連文則可入有所思輒申眉以蹙其額蹙額非憂之容也又說文統系圖敘云頻鼻莖也故孟子以蹙頻爲憂容言蹙其鼻莖不有說文則將以頻爲額額之額矣

混夷　丁音昆昆夷犬戎別名○宋石經宋刻本竝作混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續云史漢匈奴傳竝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卽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犬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吾師長洲陳氏奐詩

毛氏傳疏大雅混夷駾矣疏云此與采薇出車所歌爲一時事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出車篇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西戎卽昆夷也文王伐昆夷奉天子得專征伐之命故與殷大臣共伐之書大傳云四年伐犬夷犬夷亦卽昆夷也是文王四年之前尙未興師出討故孟子有事昆夷之說

獯鬻　丁云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詩小雅獩狁之故陳氏疏云說文無獫狁釋文本或作獫允是也獫允北狄今匈奴也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注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案太王事葷粥則殷亦稱葷粥殷周又爲獫允秦漢皆爲匈奴隋唐爲突厥古雍州地其北皆狄總謂之北狄

春秋時白狄亦其類也詩商頌昔有成湯自彼氐羌陳氏疏云漢書匡衡傳言成湯懷鬼方湯傳鬼方遠方也氐羌西方最遠之國湯懷鬼方則氐羌在其中矣漢書五行志武丁則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曄謂易旣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氐羌李善注文選楊雄趙充國頌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亦爲西零漢泝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地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仁榮案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故殷或謂之鬼方趙曄吳越春秋古公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或妬而伐之注曰

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書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書曰天降下民至越厥志　丁曰注云尚書逸篇也案今尚書太誓有此文但三五字詳略不同耳此注云逸書者古文太誓自孔安國注遭巫蠱事亦遂寢藏於私家故先儒鄭康成馬季長杜元凱等皆以爲逸書故此注亦云逸書不見古文也○案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奕佑丁民廸亖商廸亖葉惟二声叶上帝寵綏三乚大臯亡臯予害敢大越厥志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又儒林傳孔安國古文尚書五傳而授塗惲後漢書賈逵傳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又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氏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衡行　丁音橫云詳注意卽依字○江都汪中經義知新記云橫字古止作衡字衡漳衡門冠衡纊連衡皆是也橫字則與光桄字通仁榮案詩齊風衡從其畝禮記坊記引詩作橫從衡橫古亦得通

從欲　丁音縱本亦作縱○宋刻本作從足利古本作縱

朝儛○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鮒朝舞太平寰宇記萊州掖縣轉鮒下引左思齊都賦轉鮒朝

舞奇觀所說竝附作鮒儛作舞案說文無儛字疑祇借舞字爲之

睊睊　字亦作誂張古縣切云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翟氏玫異云廣韻睊與涓同紐音義古縣切者縣實懸之本字其加心者俗作州縣者借也今或泥認州縣字睊去聲非仁榮案廣韻一先睊與涓蠲同紐古玄切三十二霰睊古縣切讀縣字正作去聲翟氏亦未深考誂字書所無

王觀　丁音貫亦如字○案讀貫是也詩唐風噬肯來遊毛傳遊觀也陳氏疏云觀者孟子梁惠王篇齊景公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遊觀義同也觀讀如易觀我之觀

徵招○翼孟音解作韶

煢○宋石經作煢今注疏本作煢與宋本音義合案說文勞部煢驚辭也从勞旬聲或从心作惸丸部煢回疾也从丸營省聲玉篇煢具營切單也無兄弟也無所依也憂思也或作惸

嬛惸即惸之變煢煢又煢之變

說文勞部煢或从心作惸詩小雅憂心惸惸爾雅惸惸憂也詩爾雅釋文皆云本或作煢

糇○詩大雅作餱干寶晉紀總論文選招隱詩注俱引詩作糇字鑑十九侯餱字下引說文乾食也从食侯聲俗作糇

思戢　詩作輯同

湝○爾雅釋水湝水厓說文作泙从水午聲徐鉉曰今作湝非

是

無墮　許規切亦音惰○五經文字自部墮許規反俗作隳以此爲惰字皆非也惰字從小已見心部字鑑三十四果墮徒果切說文作隓落也从阜多聲隓本篆又隓敗字音許規切今文以隳代隓而以隓代移本非其正然相承已久難遽改也

旄倪　丁云上音耄下音覩老也詳注意倪謂繫倪小兒也○老也二字當乙在下音覩之上唐石經校文書微子篇吾家耄遜于荒云各本耄作耄不體釋文耄字又作旄考周禮老旄禮記旄期孟子旄倪皆作旄視耄爲長仁榮案劉熙釋名人始生或曰嬰娟此借倪爲娟嬰從糸謂

魯閧　張胡弄切云鬬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文彼降切劉熙曰閧構也構兵以鬬也說文云鬬也○翟氏攷異云說文閧字下解云鬬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胡降則雖從閧之字自有巷音

曰否　方久切本亦作不音同○翟氏攷異云不實否之本字舊惟方久一切凡經典不俱無音應如字讀方久耳廣韻別入十八尤甫鳩切弗也集韻又入八勿韻逋骨切無也今普天下悉讀逋骨習忘其初亦讀書者之一蔽然以萬章篇否不然之言論之似兩字在古先原具兩音此否亦作不而孫氏申其音同亦可見他處之音或自有異

沮　慈呂切本亦作阻各隨字讀之○讀書通云阻通作沮詩小雅亂庶遄沮禮儒行沮之以兵荀子爲不善者沮史記酷吏義縱傳天子聞以爲廢格沮事漢書天文志土與水合爲雍沮陳湯傳豎子欲沮眾邪皆爲阻音義此亦當讀沮爲阻而謂各隨字讀非

尼之　女乙切郭璞注爾雅引孟子作此字丁本作屆云居字○爾雅釋詁尼定也郭璞注曰尼止也止亦定也孟子行或尼之那禹疏曰孟子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釋文本亦作昵同女乙反郭忠恕汗簡尸部屆云說文居字今說文佚玉篇屆古文居

陳士元古今韻分注薺韻謂止或尼之尼音禰趙岐讀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楚　跦同○金山楊錫觀六書例解云杕音促悤然也从欠未聲說文引孟子曾西杕然今孟子作楚正譌杕隸用蹴非蹴踏也

曾西艴然不悅　丁音勃張音拂○翟氏灋異曰音勃爲是論語色勃如說文引之勃字爲艴仁榮案汗簡色部謂古論語艴蒲沒切

何曾　丁音憎○孫奕示兒編曰曾字除姓及曾孫外今皆讀層然經史並無音故曾是以爲孝曾謂泰山爾何曾比予等皆當音憎

爲我　于僞切注及後章非爲皆同○經義述聞左宣二年趙

盾曰子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弒誰謂吾弒君者乎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

輔相　息亮切丁本作抑音甲廣雅云輔也義與夾同○玉篇押古狎切輔也檢也

鎡基　鎡或作兹○漢書樊酈滕灌等傳贊及趙充國辛慶忌傳贊長短經引並作兹基說文欘字下注云齊謂之鎡錤禮記月令疏賈思勰齊民要術並作雖有鎡錤不省基又作錤周禮薙氏注萌之者以兹其兹其亦卽鎡基兹其二字竝省

學休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而前漢書樊噲傳贊曰雖有兹基不如逢時因兹字者省文也

橈　丁奴効切○注疏本作撓五經文字木部枉橈之橈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大刀反

吾不惴焉　之睡切丁本作遹云音揣恐懼貌○趙注引詩惴惴其栗釋文本音之瑞反太公金匱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惴惴斷句與淵叶是讀惴與遹音相似古或通借

淮南子說山篇注傍讀詩惴惴其栗之惴

之帥　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仁榮案說文帥從巾隸變從市作帥因謂帥爲師也周禮春官大司樂帥射夫以弓矢舞監本作師夏官大司馬帥執事毛本作師唐石經及宋槧

本作帥不誤此本亦作師與監本毛本周禮同繆

顛倒　字或作𩫖○汗簡人部顛碧落文作𩫖

無是餕也○說文食部餕飢也五經文字食部餕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爲飢餕字以此爲餕餉之餕字書無文

援　烏八切拔也○揚子方言援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援

汙　丁音蛙不平貌○說文涔濁水不流也一曰竈下趙岐本訓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

行潦○楊慎丹鉛總錄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也如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

居埤　音卑○注疏本作卑易繫辭天尊地卑釋文云卑本又作埤同漢書劉向傳增埤爲高又司馬相如傳其埤濕則生藏莨蓯葭卑莁作埤荀子宥坐篇其流也埤下楊倞注埤與卑同西狹頌減高就埤婁機漢隸字原云義作卑

桑土　丁音杜○經義雜記云詩鴟鴞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也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謂韓詩經作杜字義與毛同亦訓桑土爲桑根也案方言卷三荄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荄郭注詩曰徹彼桑土是也又緜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杜陽師古引詩自土沮漆云齊詩作自杜然則齊魯韓杜字毛詩多作土當是古文假借爲之說文木部杜甘棠也从木土聲是杜從土得音故毛詩省作土說文杜字雖無桑根之訓然據三家詩及方言知桑根作杜爲正也

般樂怠敖　五勞切又五到切○虞兆漼天香樓偶得曰趙氏注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注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益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遨遊也

不可活　如字丁云尚書作逭音換○書太甲中篇自作孽不可逭釋文本又作逭活乃逭聲之轉

願藏　或作臧音藏○元和惠棟九經古義易繫辭上傳藏諸用鄭本作臧訓為善非也此與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藏讀為藏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非也漢書皆以臧為藏

垤　或作蒠或作咥皆音肖○楊慎經說垤流亡之民也周禮新垤之治注新徙來者孟子陳相受廛為垤此去本國而占籍於他國者也故從亡民咥田民也周禮六遂之民謂之咥又以田里安咥以土宜教咥稼穡蓋四民之中農處一焉田民為咥今所謂農也案漢書劉向傳民萌何以戒勉師古曰萌與咥同

內交　張音納本亦作納○案納古文尚書皆作內周禮春官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

擴　字亦作壙音霍○魏校六書精蘊壙引弓滿也从弓从廣會意因之為壙充孟子壙充三前說文本作黃玉篇壙同黃擴俗字

讜　音黨直言也書作昌○注疏本作善言疑涉正文而譌書皐陶謨禹拜昌言曰俞讜言乃昌言之轉

晚　張莫罪切丁亡但切說文曰汙也方言曰東齊之間謂汙曰晚○唐韻正十四賄晚武罪切古音免說文晚汙也从水免聲引詩曰河水晚晚孟子曰汝焉能晚我案此則詩與孟子無二音

陳士元古今韻分注寒韻晚轉音瞞引孟子爾焉能晚我哉趙岐讀

遺佚　音義與逸同或作迭或作失皆音逸○書無逸篇史記作無佚石經論語殘碑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四國佚與借佚爲失趙撝謙六書本義失與佚通

阨窮　音厄本亦作厄○文選嵇康絕交書注引孟子阨字作

徂禖祼程　程亦作程○案程程形近傳寫譌出

懣也　本亦作滿○漢書佞幸傳石顯憂滿不食注滿悶同說文悶懣也故懣滿可以互通文選音義宋玉風賦懣音滿引范宣禮記音音悶又班固與引懣善作滿

援而止之　或作正之○周禮夏官大司馬乃表乃止唐石經作止嚴氏校文云毛本止誤作正

伯夷隘　或作阨或作阨竝烏懈切○五經文字戶部戹厄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厄者皆放此唐韻正二十一麥部中卦部注云與隘同亦作阨左昭元年所遇又阨阨本又作隘定

四年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阸於懈反本又作隘墨子作冥隘
戰國策作鄗隘史記春申君傳作黽隘
彈正　音壇○注疏本作憚鄭風東門之墠釋文正義作壇
介者　丁云字多作分誤也○周官內宰注敍介次也大宗伯
注雉取其守介而死莊子庚桑楚篇介而離山釋文竝云介
或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險阻介謁作分齊語鹿皮
四介明道本介作分管子小匡篇亦作分說文介本作尒隸
變作尒分草書作分形書傳往往誤介爲分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馮　皮冰切○說文馮馬行疾也从馬仌聲徐鉉曰本皮冰切
經典通用爲依馮之馮今別作憑非是

寡助之至　至或作主○儀禮覲禮侯氏降自西階東面受宰
幣注主于享嘉定金曰追正謁云主今誤至依通解儀禮圖
及陳本鍾本改正仁榮案此以至誤主彼以主誤至竝形近
致譌辟季宣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作至不作主是其明證
畔之　張云與叛同○書肩征畔官離次詩大雅無然畔援禮
記王制革制度衣服者爲畔論語佛肸以中牟畔亦可以弗
畔矣夫漢書馮奉世傳與歃盟畔西域傳招還亡畔皆借畔
爲叛
餽賮○經義雜記云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
賮文選魏都賦禦負賮贅劉淵林注賮禮贅也孟子曰將有

遠行行者必以賫蒼頡篇曰賫財貨也賭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賫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賫知孟子本作賫今作賷

贐乃俗字

可鬻　本或作育○詩豳風鴟鴞子之閔斯孔穎達疏引爾雅釋言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郝懿行疏引作育稚今爾雅但作鞠稚梁惠王章下太王事獯鬻史記周本紀作薰育鬻育古通

蚳鼃○孟子外書文說篇鱣鼃隱於萊熙時子注丁公著云鱣古蚳字疑此脫丁氏說賴熙時子襲以釋彼然則孟子蚳本作鱣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鱣鼃翟氏攷異云此蜀石經也

文選音義魏都賦鼃張鎏孟子音義鼃烏媧反六臣作鼃

恔乎　音效方言云快也丁音皎說文云慓也○孟子四攷云今本止有恔字趙注快也必恔字之譌玉篇恔胡交切快也恔吉了切憭也又胡巧切黠也音義迥別許氏訓憭也乃是恔字揚子云快也乃是恔字翟灝曰廣韻恔字下云胡教切出孟子以恔字爲恔仁榮案說文有恔字無恔字恔憭也从心交聲轉而爲二音古祇借恔字爲之玉篇始爲區別蓋憭快二字義亦可通丁度集韻憭一訓快也可證周說似泥

沈同　張音審或作沉誤○張參五經文字水部沈丈林反又音審從人出門今人以此字音審別作沉字於義無據亦行之久矣但經典之文不可不正

龍斷　趙云龍斷謂埠斷而高者丁云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龍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說文貝部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壟斷而罔市利楊伯嵒九經補韻曰孟子有私龍斷龍音壟合於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翟灝曰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說龍斷字之確證說文引下文直作登壟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

埠　丁云廣雅音課開元文字音塊○廣雅釋詁埠塵也曹憲音解苦臥反吳郡余蕭客文選音義宋玉風賦埠舊音課開元文字音塊

齊宿　字亦作齋○翟氏灋異云通志堂刊音義云齊亦作齋爲近世鄙俗字疑舊本未必作此今檢閩里孔氏刊本據定爲齋

悻悻　丁云字當作倖形頊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惸

惸然論語音鏗○翟氏灋異云趙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爲證趙岐讀此悻字爲鏗音耳論語實未有悻字亦未有惸字仁榮案論語子路篇作硜硜陸忠宣集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引論語亦作硜硜恐趙氏偶乖

文選音義離騷悻善音脛潛研堂答問悻即悻悻然之悻

頖雷　上音秀下音雷○廣韻頖宥韻雷力救切頖雷停待也頖音秀字類宥候幼韻雷字下云史記武帝紀頖雷海上漢書

郊祀志禡醊又五行志其禡醊告曉大備具深切禡先就反

醊力救反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考公糜　居筠切從禾○注疏本譌作麋宋刻本作糜足利古本考作孝王應麟困學紀聞八云趙注滕國有考公糜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亦作糜從禾

本考作孝王應麟困學紀聞八云趙注滕國有考公糜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亦作糜從禾

覩○說文見部無覩字覩部覩很視也从覩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覩者廣韻二十八山覩視貌覩人名出孟子齊景公勇臣成覩分覩覩爲二字汗簡覩部引古春秋

瞑眩　又作眠眴○說文目部眩讀若周書若藥不瞑眩楚語作瞑眩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眩瞑乃眄之借眠又瞑之俗文選揚雄甘泉賦目冥眴而亡見李善注冥眴昏亂之貌冥莫見切眴音縣

瞑眩憒亂　瞑或作眠即音顯○揚雄劇秦美新文臣嘗有顛眴病眴眩古通注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

論語曰力行近仁　丁云近音附近案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之文誤也○禮記注疏中庸篇附音釋近附近之近

齎音資疏○宋刻本作齎注疏本作齎

纕　或作衰同○足利古本作纕注疏本作衰

麋　字亦作麇與麋同○注疏本作麋劉熙釋名麋煑米使糜爛也集韻麋或作麇麇

于茅　張云或作苗誤也○儀禮士相見禮在野則曰艸茅之臣鄭注古文茅作苗易泰之拔茅茹釋文稱鄭音苗案古讀茅苗一音故可通借非誤也

眇眇　說文五禮切恨視也从目兮聲又五禮切孟子使十二霽眇胡計切說文恨視也从目兮聲眇民眇眇然或音匹蔑切者非案說文眇恨視皃从目兮聲眇詩曰美目眇兮从目分聲眇說文但切胡計不切五禮眇切匹蔑此誤眇眇為一字又誤匹蔑為四蔑論語陽貨篇佛肸召義疏本作肹肹漢書古今人表作茀肹肹與眇形似傳寫或譌丁氏乃不加攷證隨字為音

汙吏○周禮小司徒注引作姦吏

捆屨　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蒼曰捆掫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裍○說文木部有梱字手部無捆字儀禮大射儀既拾取矢梱之唐石經正作梱恐古祇借梱字為之集韻始引孟子捆屨織席張作裍尤形近致譌

淮南子脩務篇梱纂組高誘注梱叩椓織組邪文也今短没器耳

饕餮　注疏本誤作飻非體

路也　丁張竝云路與露同○詩邶風胡為乎中露劉向列女傳引作中路左昭十二年羣路藍縷史記楚世家引作羣露知路露古通故劉熙釋名曰路露也

贏路　力為切字亦作贏同力果反

贏釋文本又作贏同力果切○莊子田子方篇解衣槃礴

淪濟漯　下他合切作濕誤也○五經文字水部濕濕他市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兗州水名大興翁方綱隸韻攷證云二十六緝濕字下所採四碑孔從事碑今不可見惟孫叔敖碑下濕是此部之濕也蘇衡等題名碑及韓勑碑陰皆云平原濕陰攷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漯陰縣師古曰漯音它合反此地名漯字漢人隸書皆寫作濕即後幅二十七合之漯字也非燥濕之濕唐石經校文易乾卦水流濕下云濕作濕隸借本他市反即今漯字說文濕幽溼也濕水出東郡靣別漢碑幽濕字都借濕漯為之故經典相承皆以濕為濕唯爾雅尚作溼故徐鉉云今人不知有此溼字至宋人復不識濕字故孫奭孟子音義云漯作濕誤仁榮案濕从水㬎聲累即

㬎之省如顯亦從㬎綏民校尉熊君碑顯為顯與濕之為漯正同惟日更為田耳功臣表及後漢郡國志並作濕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漢書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漯陰

放勳曰　丁音馴或作曰誤○易大畜曰閑與衞虞翻作曰王弼作曰四書攷異引路史陶唐紀曰拼契司徒敎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讀曰為曰舊趙注本曰作曰

倍之　丁云義當作俙古字借用耳○禮記大學篇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倍或作俙

暴之　蒲木切○五經文字曰部暴暴上捕沃反下蒲報反上曬也下侵暴之暴今經典通用之文選安陸昭王碑暴以秋

陽注引孟子作暴之楊錫觀六書例解暴音虣又音僕唏也从日出而廾米會意與虣虐疾字音同義別今通用誤暴

質放　丁方往切倣像似○放注疏本作於

鳴鴃　丁云毛詩作鶪○詩豳風七月鳴鶪汗簡隹部謂義雲章作雖

鷹擊　丁本作應云案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長洲惠棟九經古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戎狄是應荆舒是徵裴駰注毛傳云應當也鄭玄云徵艾爾雅云應當也故傳從之說文云膺受也又訓受與傳異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譌孟子多俗字當以史記所引爲正

懲艾　丁廢切○案丁下疑脫一魚字易損象之懲忿窒欲釋文懲作徵九經古義云古懲字皆作徵史記引詩荆荼是徵今毛詩及孟子皆作懲非也

倍蓰　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文字音義曰蓰謂半倍而益之又音灑山綺切史記作倍徙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六書辨大昌演繁露曰孟子或相倍蓰或相百千通史周本紀劉辟疑赦其罰倍灑注徐廣曰一作蓰書呂刑本作其罰惟倍無蓰灑字今蓰音洗訓五倍也篆無其文孟子或相倍蓰蓰字不知所出篆止有簁字音洗說文簞簁竹器或借聲作倍簁字後人誤省竹从艸又誤而借灑爾雅簁灑灑不過借聲從方音轉注其義然灑本非洗音轉叶亦誤

徐辟　音璧又音闢○熙時子注孟子外書性善篇徐辟音璧

蝸蠃姑　張音沿云諸本或作蠙誤也丁云蠃未詳所出或以蠙與蜿同謂蜾蜿也音由又一說云蠃姑卽螻姑也○郭義恭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蠙蛄見埤雅翟氏考異曰大戴禮醯酸而蜹聚莊子胥蜹生乎腐蠸蜹皆與此舊本文同別本蜹誤爲蠙或連下姑字讀之因强作螻蛄之訓今既蠙蠃字不從單出姑字無復訓螻姑之理矣姑只宜爲語助聲仁榮案羅泌路史禪通紀三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蝸蜹蛄蠃之

有沘○周禮古義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鄭司農云庇讀爲其頟有疵之疵以謂其頟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沘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仁榮案路史禪通紀三心與目會而沘達于頟

藁柳　丁力追切土籠也或作蔂下力知切土羣也○詩大雅捄之陾陾傳捄藁也陳氏疏云傳釋捄爲藁者淮南子說山篇藁成城高注云藁土籠也始一簣以上於城又脩務篇及孟子滕文公篇字皆作藁劉熙孟子注云藁盛土籠也說文櫰山行所乘者引虞書四載山行乘櫰史記河渠書作橋一作蕎漢書溝洫志作樠並字異而義同可以乘人亦可以盛土簍捄捋也築牆者捋取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說文捄盛土於柳中也小簍云捄卽蕢之假借字仁榮案說文柳卽相之或字甫也一曰徙土蕢齊人語也

籠衮　鍬也○周禮地官鄉師注裡或云插或云鍬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範我　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餘姚盧文弨鍾山札記

孟子吾爲之範我馳驅古本作范氏馳驅宋書樂志四君馬

篇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正用

此孫宣公孟子音義云範我或作范氏古善御者案文選東

都賦范氏施御李善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

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邑先輩陳鱣經籍跋文宋本孟子音

義跋云後漢書班固傳云范氏施御李賢注范氏趙之御人

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

王良曰吾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據此知古本作范氏又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

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下引孟子曰趙

簡子云又引劉熙曰横而射之曰詭遇是引括地圖以注范

氏施御句復引孟子以注下轡不詭遇句不當牽合選注引

孟子仍作範我馳驅音義不過廣異聞耳仁榮案書洪範古

文尚書作鴻范禮記禮運范金合土少儀祭左右軌范荀子

形范正揚雄太元經矩范之動劉衡碑師訓之范司空殘碑

納我鎔范楊著碑喪茲師范並以范代範字

不貫　丁音慣注貫習同○爾雅釋詁貫習也

載質　張音贊云義與贊同○仁和吳廷華儀禮章句士相見

禮云贄質通又作摯嘉定王鳴盛尚書後案舜典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云說文六下貝部無贄字新附亦無十二上手部摯握持也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摯皆從手周禮大宗伯六摯亦從手孟子又作質古字通用仁榮案左昭三年傳將奉贄幣唐石經贄磨改作質曲禮童子委贄而退白虎通義文質篇引作委質可證古字通用

渎 似面切又余見切○大雅板篇及爾游衍釋文衍作渎漢書董仲舒傳富者奢侈渎溢顏師古注渎讀與衍同五經文字水部渎祥見反又餘渎之渎以見反見周禮字書渎似面切欲也又延面切餘也延也

墁 張武安切云與謾同○案當云與鏝同論語公冶長篇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王曰杇鏝也那作鏝皇作墁匪厥 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注疏本作篚書武成篇作篚厥詩鹿鳴箋引書亦作篚厥文選安陸昭王碑注引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元黃實于匪竹部篚車笭也非此義

逸周書曰賓元黃于匪竹部篚車笭也非此義

囉也 丁云案玉篇音歡為便盍字讙譁同○玉篇口部囉荒旦切與喚同言部讙虛元呼丸二切讙譁之聲荀子非十二子篇世俗之溝猶瞀儒囉囉然不知其所非也楊倞注囉囉喧譁之貌謂爭辨也

矚 或作瞰同○說文無矚瞰字玉篇有瞰字苦暫切揚雄解

嘲曰鬼瞰其室光武紀曰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瞰視也離婁章下王使人瞰夫子瞰良人宋刻本並作矙未誤瞰疑此古亦作矙

脅○詩大雅抑篇箋胳肩謂笑釋文本又作脇引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歙肩注引孟子為證云歙亦脅也

赧　女簡切○五經文字赤部赧女簡反從叉

洚水　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說文胡貢切○案今說文水部洚下江戶工二切此云胡貢切疑非說文所出廣韻洚凡四見一東切戶工二冬切戶冬四江切下江四絳切古巷義從同惟冬韻引孟子曰洚水警予然則洚祇一義各隨方音轉讀戴侗六書故曰孟子引書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洪實一字孟子時已誤讀為二字矣仁榮案古人從音求義若劉熙釋名一書專以同聲相諧足徵孟子時讀洪洚一聲一義也

洚洞　丁云案玉篇下江切今注宜音胡貢切從夆夆下江切今注宜音胡貢切又音同○玉篇水部洚胡公胡江二切水不遵其道又洚潰也從一字轉音與此引不合廣韻一冬洞與同字同紐

菹　側魚切丁音嗟○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注引孟子驅蛇龍而放之沮蔡母遂曰澤生草言菹據此知古本祇作沮而蔡母氏本又作菹

素王　于況切又如字○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家語齊太史子
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賈逵春秋序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自號素王董仲舒對
策見素王之文虞欽公羊序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
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元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
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仁榮案杜預春秋序仲尼
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釋文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此又
如字非

駢蹠　蒲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胝謂手足生胝也此
蹠乃顚蹠字音致依史書讀之爲便○史記李斯傳手足胼
胝章黼韻學集成十五支胝皮厚也趼也史記禹手足駢胝

引胼作駢云胝亦作蹠

周公叩思　案字書叩讀如仰又離婁下章云周公思兼三王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是其事也○詩大雅瞻卬昊天荀子議兵篇上足卬則
下可用也史記五帝紀卬而射之漢書張耳傳卬視泄公灌
夫傳卬視天俛畫地王莽傳物物卬市孔廟禮器碑歎卬師
鏡華山廟碑日月星辰所昭卬也並仰字音義

鵝　張云與鴈同○俗本作鵝宋刻本注疏本並作鵝賈氏石
經作鴈仁和吳任臣正韻字體辨微鵝監本孟子從此字歐
陽詢三十六書法借換類曰鵝之爲鴈鵝爲鵝爲其難結體故
互換如此葉大慶考古質疑言古字互用不拘上下左右謂

左傳鵝鸛之陳孟子生鵝之饋是左右無間也

已頻顧　丁上音紀頻亦作嚬　○郝敬四書辨疑曰已當作已已已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差耳上皆仲子之言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仲子也又已頻蹙亦不成文從已字說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顧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王充論衡作頻蹙皇甫謐高士傳作嚬顧文選江賦靈光殿賦弔魏武帝文三注竝引孟子嚬蹙而言謂人嚬眉蹙顙憂貌頻古文省顧蹙古通

鴠鴠　鶃也　○趙注鴠鴠鵝鳴聲此當云鶃聲也疑脫聲字鴠鴠叠言不可直訓爲鵝

哇　○論衡哇作吐高士傳兄曰鴠鴠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嘉樂　丁云案詩作假樂　○禮記中庸篇引詩嘉樂君子左文三年公賦嘉樂襄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詩大雅傳本訓假嘉也二字古通

甲兵　或作鉀音同　○廣韻鉀鎧屬今單作甲

泄泄　○荀子解蔽篇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楊倞注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說文口部呭多言也引詩作呭呭言部詍詍亦引詩無然詍詍玉篇呭呭猶沓沓也此以呭詍爲正字泄爲假借嘉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云孟子引詩泄泄爲沓沓而毛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眥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聚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故無憲憲然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制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亡常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同

裸○抱經堂本誤作裸今改正

暘　丁云謂罌酒也○漢書律歷志條罌該成師古注罌古暘字暘暢作暢俗今改正

以濯　張直角切丁作瀹音藥○左襄三十一年引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杜詩大雅濯以爪濯手釋文直角切墨子尚賢中篇引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鬱敦能執熱鮮不用濯案濯字古轉讀爲二音可與爵叶亦可與鬱叶丁氏但知與爵爲叶遂改爲瀹非

恐栗　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詩豳風二之日栗烈論語使民戰栗史漢亦多从栗柳敏碑屬城震栗凡經傳有心旁者皆後人妄贅書大禹謨夔夔齊慄古文尚書作亹亹古無心旁之明證說文鹵部有棗蠶字從两作栗者隸之省心部無慄字

獵　獵別名○文選音義羽獵賦獵蘇林音賓張揖廣雅云一種形類狗頭類馬身如蝙蝠蝠者鼻尖尾大名獵獵

眸　音牟○翼孟音解作牟案說文有牟字無眸字

與適　丁音謫○詩邶風室人交徧謫我陳氏疏曰謫俗謫字
說文玉篇皆有謫無謫廣韻二十一麥云謫責也謫上同至
唐韻始見謫字疑毛詩祇作適為謫之假借殷武勿予禍適
傳適過也適亦謫之假借後人以此詩適字兩見異訓遂加
言旁作謫耳孟子離婁注引詩作適可證
非說○注疏本譌作非說
桐子　音義與童字同○郝敬讀書通云童通作桐安世歌桐
生之桐幼稺也楊子學行篇桐子豈與童何同
厎○俗本作底宋刻本作厎顧炎武亭林文集與潘次耕書云
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惟左傳處而不底勿使有所壅閉漱
底乃音丁禮反今本說文厎字有下一畫非也仁榮案漢成

陽令唐扶頌厎究羣典隸辨曰說文作厎從广從氐與砥同
碑變從厎噫賴此碑足證顧氏無下一畫之說謫吉不辨說
文習譌反疑隸變從厎

仁和邵順頌
桐城姚永概校

孟子音義攷證二

海甯蔣仁榮杉亭著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盟音孟津　丁云案古文尚書無此文是僞泰誓也○左傳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周武有孟津之誓釋文作盟津音孟史記周本紀武王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論衡感虛篇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鄜道元水經注五河水東經平縣故城北下云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今尚書校趙氏所見時本有佚文不得

指爲僞秦誓特引諸說互備參攷孟盟一聲之轉書禹貢東至于孟津古文尚書作盟津導荷澤被孟豬古文作盟漢書地理志作盟孟盟古蓋通用

杜　張音江方橋也可通徒行人過者○爾雅釋宮石杠謂之徛郭璞注曰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徇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金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杠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

田榮　丁云榮謂榮地榮之言榮也故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今注疏本誤作田業也宋刻本作田萊據丁氏所見本又作榮故引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釋之

陳質　本亦作賈○孟子四攷云陳質疑是奠贄之義四書攷異公孫丑章下陳賈曰下云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亦作賈此一事便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相覺　丁音教云義當作校○鍾山札記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則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耳續漢書律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玄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并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仁榮案詩大雅有覺德行王逸注楚辭九歌訓覺

爲較何休注隱六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有較德較德卽覺德校較古字通

五伯　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亦音霸○荀子王霸篇五伯注楊倞曰伯讀曰霸又如字爲諸侯之長曰伯班馬字類四十禡伯字下云史記秦紀垂拱公伯於鄄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適戍彊於伯讀曰霸國語若入必伯諸侯

唐韻正二十陌伯去聲則音霸左傳成二年五伯之霸也正義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漢書律歷志共工氏伯九域地理志穆公稱伯師古並曰伯讀曰霸

舍　音捨○楊子法言學行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

涸○爾雅釋詁涸竭楊愼古音叢目涸作竭云渴卽竭字葉秉

敬字鄒云涸字音崔从氵涸竭

讜言　丁音黨何書作昌言○今注疏本依尚書改爲昌言足利古本宋刻本並讜言梁孝元帝金樓子立言篇引作禹惡旨酒而樂善言

泄邇　丁案注云泄狎也案媟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之殃也楊倞注曰泄與媟同嫚也

檮杌　丁逃兀二音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與善也○說文作檮柮東方朔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八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攬亂荒中名檮杌

遂蒙　丁張竝薄江切從夆夆下江切○顏師古匡繆正俗云

逢姓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隸釋逢盛碑陰跋云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彎烏弓藝文志亦作逢門即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河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東漢有逢萌編古命氏逢絲爲趙王傅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龐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略有蠭門射法則劉褚又借蠭爲逢也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揚子羿逢蒙分其弓后之言姓始皆作逢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道逢童子碑其篆文皆從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祈此有逢姓亦不書作逢予謂漢儒尚借逢蠭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龐鼓逢逢之逢爾予妻叔海鹽崔以學曰古音逢如蓬詩龐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徐仙民音豐亦讀豐重脣也爾雅崴在甲曰閼逢淮南子天文訓作閼蓬莊子山木篇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今本作逢據陸氏釋文即孟子之逢蒙也後世聲韻之學行妄生分別以鼓逢逢讀重脣入東韻相逢字讀輕脣入鍾韻又別出一逢字轉爲薄江切訓人姓改逢蒙逢丑父之逢爲逢以實之此六朝以後之字非古人所有斷不可從顧炎武唐韻正四江逢字下亦引洪文惠說蓋古音江讀若工則薄紅反正是蓬音案說文玉篇有逢無逢字顏元孫干祿字書東韻云逢俗逢字

之他　張徒何切○左襄十四年初尹公佗曾學射於庾公差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尹公佗唐元度九經字樣他說文作佗
音拖今經典相承作佗音駝作他音拖丹鉛總錄云孟子尹
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五人
名竝音徒何切讀爲駝

乘矢　丁音剩乘矢四矢○詩齊風四矢反兮毛傳四矢乘矢
儀禮鄉射禮鄭注乘矢四矢也乘與四互訓

何難　乃旦切○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仁之見逐智之見殺
固不難謂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經義
述聞云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
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苦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
弗爲也虛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

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盡

鬬夫　古莧切又音閑○陳士元古今韻分注刪韻鬬轉音閑
覘也孟子鬬夫子又作覭趙岐讀文選音義四子講德論鬬
舊音閑史記酷吏傳郅都傳曰濟南鬬氏裴駰注引漢書音
義曰鬬音小兒癇病之癇漢書郅都傳曰濟南鬬氏應劭注
曰鬬音馬鬬眼之鬬顏師古注曰鬬音閑

施從　丁音迤張音易謂延施而往也○說文施旗皃齊燮施
字子旗知施者旗也石鼓文施施旗動皃凡委宛邪曲之義
假借用之旗類之字都从从古偃字施从从諧聲讀若施
行設施等施刖有攲字說文攲敷也

施施　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詩王風也鄭箋施

施舒行貌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是悤　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作忽忽也許介切○說文忽忽也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忽徐鉉云字書無悤字孟子本作忽廣韻十六怪引與說文同姚寬西溪叢語曰許氏說文忽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云云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用忽字恐爲正也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悤悤趙注悤悤無愁之貌夫公明高以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悲怨豈可悤悤然無憂哉攷說文心部無悤字有忽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忽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忽今作悤爲俗字當從說文所引忽

忘於心卽是無愁與趙注義合知本作忽也

學林許愼說文曰忽也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忽今世所傳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悤趙注曰悤悤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悲怨豈可悤悤然無憂哉孟子音義曰悤古黠切又音界觀國案忽與悤義雖通然許愼作說文用前世古文字纂集成之所引孟子亦古文孟子當以許愼說文忽字爲正也

揜　張云與掩同○易困卦困剛掩也釋文揜本又作掩禮記曲禮大夫不揜羣石經作掩

弤　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弴同○玉篇弴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又丁禮切舜弓也

彫弓　如字或作彤誤○足利古本作彤孟子四考云古彫作彤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楊倞注彫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何休公羊注禮天子彫弓諸

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則當作彤孫奭以形爲誤是也

庳　音鼻史記作鼻○史記帝王世紀舜弟象封於有鼻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有卑服虔注曰卑音畀予之畀師古注曰音鼻武五子傳舜封象于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路史國名紀曰有鼻象國孟子作鼻四書攷異曰庳與鼻皆從畀予之畀音皆讀若庇故其字得通借路史當云有鼻象國孟子作庳今本互差

蹙○墨子非儒篇云舜見瞽瞍蹙然韓非子顯學篇云舜見瞽瞍其容蹙乃聲之轉唐韻正一屋蹙字下云蹙韓非子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然失容曰韓非子難二篇景公造然變色曰淮南子道應訓仲尼造然曰孔子造然革容曰說苑善說篇楚王造然曰韓詩外傳夫子造然變容曰皆是蹙字

馬案此則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孔廣森補注新書作戚然大戴禮記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曰韓非子難二篇景公造然變色曰淮南子道應訓仲尼造然曰孔子造然革容曰說苑善說篇楚王造然曰韓詩外傳夫子造然變容曰皆是蹙字易容而蹙按古戚造二字異形同聲韓非子舜見瞽瞍其容造馬孟子作蹙詩小明以戚弁俟奧爲韻周官抵暹鼓鼜杜子春讀爲憂戚之戚掌固注則云杜子春讀爲造次之造明古音戚與造同馬

岌○墨子非儒篇此時天下圾乎莊子天地篇殆哉圾乎天下釋文圾本又作岌郭季云危也

勛　音勳○宋刻本注疏本作勛孟子考文曰古本勛作勳古文尚書作放勛汗簡員部引尚書同史記堯本紀亦作放勛

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勛說文力部勛古文勳

幡　張云與翻同○釋名釋兵云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六書

辨通詩小雅幡幡瓠葉注輕翻也又捷捷幡幡威儀幡幡孟

子幡然改竝借爲翻義

推而　丁土回切亦如字○佩觿推有尺佳他回二音俗別爲

推今蜀中從手者音他回切從才者音尺佳切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丁曰注云伊訓尚書逸

篇不見古文耳今文尚書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與

此文小異○荆溪任啟運四書約旨謂牧宮湯祖廟湯爲牧

伯故祖廟稱牧宮周文武爲牧伯故祖廟亦稱牧室古者大

征伐必告廟而出反亦必告廟此造攻自牧宮是告而出武

王既事而退設奠於牧室是反而告其義亦通桀都安邑即

漢之河東郡安邑縣史記吳起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

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

坂在安邑之北則桀都安邑明也湯誓言湯伐桀升自陑者

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

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歷險迂路爲出

其不意故也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書言遂與桀

戰于鳴條之野蕭山曹之升四書攄餘說云伊訓商書篇名

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趙岐以爲

尚書逸篇名正義謂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

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郝氏解牧宮桀宮名言天之誅桀由

槩自作攻伐案古文伊訓作荒兽造作船哉作才

癰疽○衞策衞靈公近癰疽彌子瑕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說苑至公篇作雍睢韓非子難四篇作雍鉏癰之與雍聲同通借疽之與渠睢鉏竝音之轉

癰由　張音醜之平聲亦如字○陳士元韻注尤韻醜同讎孟子地醜德齊注醜類也趙岐讀如儔據此則讀醜之平聲正當如字四書攷餘說云趙注顏癰由衞賢大夫正義以爲即顏濁鄒攷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疑其與孟子所說不同其實無所謂不合也孔叢子言癰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曰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癰由卽濁鄒也

萬章章句下　凡七章

橫民　或作總各依本字讀○案總當是縱字之譌

接淅　接如字淅丁張竝先歷切漬米也說文接作漬云浚乾漬米也從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漬淅而行其兩切浚音峻淅也○西溪叢語云接淅字殊無理說文引作漬淅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漬淅唐本作漬字揚子方言黏乾曰漬

始條理　本亦作治條理○治疑形近轉寫或譌蓋古人言樂必舉終始史記樂書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白虎通義禮樂篇柷敔者終始之聲略舉一隅可以類推

迭爲　徒結切張云或作佚誤○大戴禮記禮三本篇其次情文迭興休甯戴氏震校聚珍本云迭他本作佚曲阜孔廣森補注云宋本譌佚與从元本改嘉定汪照解詁云佚與迭古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四國佚興以佚爲迭此或作佚不誤也

卻之　正體却字或作卻誤○五經文字卩部卻作却俗亦相承用之字鑑十八藥卻从卩谷聲音噱與卻字異卻音隙从卩邑

不斁○書康誥凡民罔弗憙兌文引周書作不憙廣韻十八隊斁音憞

將比　丁毗志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

上毗志切宋刻音義本作毗失鍾山札記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唐顧況十月之交詩曰棟之斯厚榱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可見昔人固讀比爲弼矣又凡排比駢比皆如此讀白香山詩花教鶯檢點柳付風排比與出實等韻叶又餞延纔收拾征棹遽排比與一卿等韻叶張曲江荔支賦皮龍鱗而駢比與微文妙質叶元微之酬鄭從事詩舟船排比有宗倡於比下自注云毗必反經籍跋文萬章下將比音義丁毗志切此本作毗失切與廣韻五質之毗必切合作毗志者涉下文而誤或作毗先者先與失形近致譌也

獵較○翼孟音較曰較字本作較於岳切

簿　本多作薄誤○嘉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唯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薄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仁榮案漢碑多从艸夏承碑爲主薄督郵韓敕碑陰主薄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唐澤王府主薄梁君詩銘正書薄尚从艸

摽使　音杓又音拋○說文拋或从手票聲公羊莊十三年曹子摽劒而去之釋文普交反五經文字手部摽又浦交反見春秋傳

如厎　詩作砥同○詩小雅厎作砥墾于兼愛下篇周詩曰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婁機班馬字類紙旨韻厎與砥同引孟子周道如厎說文砥厎之重文當以厎字爲正史記五帝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厲家語作厎厲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梏棬　音梏下丘圈切張云曲木爲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爲棬盌音椀○揚子方言孟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盌禮記玉藻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棬之與盌圈古竝通四書攷異曰說文繫傳謂杼卽孟子所謂杯棬也梏譌作杯趙氏訓梏棬爲梏素孫氏音梏爲梏蓋素與榘梏與环惟以木作土作別字體音義則竝同也今音釋亦如繫傳之譌以梏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

濼　字書作濼○濼疑濼字之譌說文滎絕小水也从水熒省聲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字林濼絕小水不省滎既从水何乃復贅水旁書禹貢滎波既豬溢爲滎竝作滎玉篇雖有濼字殆爲宋人重修之謬

搏之　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摶音團○搏摶二字形近經傳往往互差

耆秦　音嗜本亦作嗜○四書辨疑曰耆字中原古注本作嗜班馬字類寘至志韻耆史記建元年表耆酒時至反漢書景帝紀滅耆欲讀曰嗜孟子耆秦人之炙

麰○詩周頌貽我來牟釋文牟字書作麰或作麥孟子曰麥大麥也漢書劉向傳白帖八十一引詩皆作麰四書攷異韓詩貽我嘉麥薛君章句曰麥大麥而詩音義謂見孟子恐屬誤憶

耰○說文耰摩田器引論語語耰而不輟石經論語殘碑亦作耰五經文字木部耰覆種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

耕而疾耰之孟子亦曰麰麥播種而耰之是摩而平之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

磽○一切經音義一十二二十四三引孟子曰磽确薄瘠地也武進莊炘曰孟子則地有肥磽趙岐注磽薄也此引非孟子語不知何書之誤仁榮案魯語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注墝埆爲瘠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陋無所農桑師古

注曰磽謂磽埆瘠薄疑引孟亦是古注或今趙注有脫字誤以爲正文也

蹴爾　張取六切或作躍音同○躍疑蹋字形近之譌史記蘇秦傳六博蹋鞠者後漢書梁冀傳作蹴鞠齊策六博蹋鞠者注引劉向別錄作蹙鞠蹋與蹋古通蹴之與蹙又以聲同通借國策注蹙鞠黃帝作蓋因嫉戲以練武士蹋卽蹙也荀作變呂祖謙音訓引晁說之不辯　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辯辯別也○易坤卦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如字馬云別也荀作變呂祖謙音訓引晁說之曰辯古文變字

黃稗○齊民要術趙戩長短經引孟子黃苗作稊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稊字注似稗布地生引孟及莊子稊米別出黃字注草也一曰卉木初出貌引詩自牧歸黃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奚翅　張云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書多士爾不啻不有爾土釋文啻始致反徐本作翅音同

紾　張音軫又徒展切○王觀國學林云玉篇曰紾徒展切紾轉也又音軫廣韻曰紾知演切轉繩也又音軫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紾有兩義其音徒展知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軫者單衣也紾兄之臂者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然則紾臂之紾當讀爲徒轉切

匹雛　張如字下士于切丁作疋雛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卽

正訓小而詁訓及諸書正訓耦訓小無文案方言尠小也音義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餘姚黃宗炎周易尋門餘論說正正字云大篆正从一从止說文作正借爲射侯鳥名者誤射侯所畫鳥乃正卽雅字有似乎正借寫一譌遂莫知其義矣正之爲物最知機而難射故以爲侯禮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鄭氏以爲鵠類其義自明古本大雅小雅爾雅俱作正則知禮傳失諸雅鵠孟子力不能勝一雅雛雖千古學究誤讀誤解因歎小學不可不講仁榮謂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殆禮記失諸正鵠之正字也黃氏竝欲改爲雅字恐未盡然雅爲鳥名正何獨非鳥名儀禮大射儀鄭元注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故射取名焉詩齊風終日射侯不出正矣正與清成甥同叶足證禮記之正字本不譌可遽改爲雅耶

關弓　丁張竝音彎○詩小雅小弁傳引孟子曰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釋文關本亦作彎文選吳都賦注引孟子越人彎弓而射我正作彎左昭二十一年將注豹則又關矣釋文關本又作彎同

墐　丁云路旁冢也○詩小雅尚或墐之傳云路冢也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篇引詩亦作墐左昭三年道殣相望杜預注餓死爲墐釋文云毛詩作墐知殣之爲墐承譌已久說文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引詩作殣楚語道殣相望韋昭注引詩苟子禮論篇棺不得晝行以昏殣楊倞注九經字樣歹部引

詩竝作薨

宋牼○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

鈃俱游稷下莊子天下篇亦作宋鈃荀子非十二子篇注楊

倞曰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

牼與鈃同

陶潛韋輔錄三墨篇作宋鋼

陘　去逕切○去疑乞字之譌

五霸　丁云案先儒說五霸不同有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

韋周伯齊桓晉文爲五霸今此注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爲五霸○班固白虎通義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

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

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

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也或曰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穆

宋襄楚莊也漢書諸侯王表衰則五霸扶其弱師古曰此五

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地理志春秋時五霸迭興

師古曰此五霸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顧炎武曰知錄云

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

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注夏昆吾商大彭豕

韋周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臺卿注齊桓晉

文秦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

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霸而定於五也然

趙氏以宋襄竝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

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强吳觀兵中國號五霸然則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霸斯得之矣

詘詘　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詘者音怡詘詘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詘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詘音怡○說文詫沇州謂欺曰詫从言宅聲戰國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詘者言也注云沇州謂欺曰詘玉篇詫弋支切詘詘自得也廣韻五支作詫移紕詫詫自得皃又淺意也蓋詫詘本一字象文它也詘類傳寫歧出

唐韻正五支詫弋支香支二切古音徒河反孟子詘詘之聲音顏色一作詫

澹澹○詩小雅雨雪瀌瀌釋文雪盛貌韓詩外傳四荀子非相篇漢書劉向傳並作麃麃

見睨　如字丁音現○詩小雅見睨曰消釋文見如字韓詩作曞音於見反曞見日出也

周之　與賙同○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啟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周禮地官鄉師賙萬民之囏阨鄭注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明古祇作周說文無賙字詩大雅靡人不周論語雍也篇君子周急不繼富萬章下篇君之於氓也固周之皆其義也

會益　張云會與增同○荀子榮辱篇注引作增益

鶩　字或作育○詩豳風鴟鴞正義引爾雅釋言鶩稚也邶風

谷風正義引作育爾雅作鞠

拂　音弼○荀子臣道篇諫爭輔拂之臣史記夏本紀予即辟

女匡拂予漢書東方朔傳拂王之邪並借拂爲弼

知生　丁依注音智○荀子榮辱篇注引作智生於憂患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共之　求用切亦作拱居勇切○論語爲政篇衆星共之釋文

求用反鄭作拱俱勇反拱手也

欿然　張音坎字林云欲得也今詳此義內顧不足而有所缺

然○學林自視欿然者附之以韓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闕然

不自矜滿非知道者不能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欿字讀音

坎其義則虛己也說文欠部欿欲得也讀若貪仁榮案欿坎

古通易坎卦習坎京劉並作欿詩魏風坎坎伐輪兮石經殘

碑作欿

驩虞　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書洛誥公功肅將祇

歡古文尚書作驩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

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虞與娛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

娛在今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范祖禹唐鑑十八

故能變獷戾之俗爲驩虞之民呂祖謙注引孟子王者之民

驩虞如也霸作王虞云讀如娛

暭暭　張云暭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說

文日部暭皓旰也弁部皞春爲昊天元气昊並胡老切禮

記月令其帝大暭釋文暭亦作昊孟郁修堯廟碑恩如浩蒼

隸釋云以沽蒼爲昊蒼九經字樣曰部昇昊上說文下隸省

褓褓　丁紀亨切說文云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尺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下音保聲類曰緥者小兒被子也○說文衣部褓負兒衣糸部緥物類也竝居兩切義別論語子路篇褓負其子那昺疏曰褓博物志織縷爲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廣韻三十六養褓褓褯負兒衣博物志云褓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所引各異惟一切經音義五褓負博物志以爲褓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與此合說文糸部緥小兒衣也徐鉉曰今俗作褓詩小雅載衣之禓傳禓褓也孔穎達疏引侯苞韓詩翼要云示之以方也明緥制方令女子方正示人之義釋文褓齊人名小兒被爲褓

史記魯世家作強葬封禪書及漢書司馬相如傳竝作繈保呂覽眞諫篇作繈緥二字古多假借要當以說文爲準褓从衣緥从糸

呂覽明理篇道多褓緥高誘注褓小兒衣也　褓裕上繩大戴禮記保傅篇故成王處繈抱之中新書作繈褓

辟若　丁音譬○烏程嚴可均唐石經校文云禮記樂記燕譬廢其學各本譬作辟金石文字記云辟誤作譬案鄭注襄師之譬喻則經當作譬今本注皆作譬而經作辟當後人所改說文譬諭也从言辟聲省言爲辟仍與譬通故釋文辟音譬其實譬爲本字辟爲假借也七經考文謂古本宋板皆作譬不誤可均又謂五經文字辟字下辟凡十讀獨無譬諭之譬故石經譬諭字不借辟爲之

睟然見　丁上音粹○玉篇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皃孟子曰
其色睟然
辟紕　音避○論語微子篇豈若從辟世之士石經殘碑作避
班馬字類寘至志韻辟史記五帝紀堯辟位凡二十八年漢
書五行志齋戒辟寢讀曰避孟子伯夷辟紂
孳　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文選景福殿賦孜孜庶忒注引
孟子作孳孳後漢書樊準傳孳孳爲善注引孟子太平御覽
人事部及意林引孟子竝作孜孜
蹠　張云蹠與跖同○意林作跖玉篇蹠同跖
子莫執中　陸云言子等無執中○困學紀聞莊子曰將處夫
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放踵　丁方往切至也○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
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
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四書攷異曰趙
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其放至
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
卷墨翟摩頂以放踵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有願
摩頂至踵注則引孟子摩頂放踵并趙注放至也證之同在
一書彼此猶見互異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疑當時劉
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
爾經義雜記亦謂放字非誤或形近之譌
掘○易繫辭下傳掘地爲臼惠棟周易本義辨證云掘俗字舂

秋傳皆作闕

軔　丁音刃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軔○文選頭陀寺碑注引孟子作九仞尚書古文訓引亦作仞學林軔乃礙車輪之本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軔字耳歙程瑤田九穀考云如度之生於人也以人之身長八尺而人身則有上中下之不同卽酌而用乎其中而中之中復有上中下聖人渾而命之曰身長八尺命其伸兩手以橫度廣則曰尋尋亦八尺也命側身張兩手以縱度深則曰仞仞七尺也此余所定以爲古今之法當如是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引包咸云七尺曰仞儀禮凡言仞字鄭康成皆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千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曰以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域疏與音義皆訓曰七尺曰仞尚書旅獒曰爲九仞僞孔安國傳趙岐注孟子顏師古注漢書皆訓八尺曰仞師古殆承僞傳之譌不知趙岐何以亦誤或是後人所改

敝蹝○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范祖禹唐鑑十四棄之如脫屣然呂祖謙注引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蹝竝作屣燕策猶釋敝躧史記封禪書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魏世家若脫躧然漢書地理志彈弦跕躧說文有躧字無蹝屣字玉篇足部蹝爲躧之重文履部履謂亦作躧

蹝

詧　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切○五經文字

目部瞀摸角反又音務見虞書注玉篇瞀莫遘亡角二切目不明也

蘇 音舜○注疏本作舜說文蘇木櫏

柚榹 丁云上以究切似橙而酯下音榛从木莘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郭璞注爾雅釋木云柚似橙實酢生江南說文酢酸酯客酌主人互差已久郭氏不誤丁氏已承俗譌說文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九經字樣木部亲榛云音臻實小如栗說文下經典相承隸變此作榹俗

傳曰女贄不過亲栗上說文榛木也亲果實如小栗引春秋傳女摯不過亲栗詩邶風山有榛齊民要術引詩作山有蓁

達財 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四書攷異云財維漢書鼂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財其餘多與裁通今卽裁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需引達於中行之語以裁成之盍是狂狷之屬於所教五似更等級分明案趙策願拜納之於王而惟王才之注才財裁同

彀率 丁云率循也陸云率法也則讀爲律○趙注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依注讀當從陸氏爲律說文弓部彀張弩也爾雅釋詁律常也法也孟子蓋不爲拙射變其張弩之常法也率乃律之假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虎賁 丁音奔先儒言如猛虎之奔○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

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匏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孟賁勇士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劒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並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

贅衣○宋刻本作綴衣書立政篇虎賁綴衣

頷角犀厥地　丁云頷卽額字犀音西義與棲遲同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注疏本額作犀宋刻本無頷角字韓本作犀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顙李善五臣等注引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奔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頷作額無犀字國語鄭語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注曰角犀謂顏角有伏犀文選揚雄甘泉賦靈犀迟兮李善注曰卽棲遲

糒　音備丁音敗○案音備是也書呂刑兩造具備古文尚書作糒五經文字米部糒音備見禮記及春秋傳

袗衣○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四書攷異袗之訓畫僅見此趙氏注絺則與虞書糒畟絺繡文合

觖羹　丁音元左傳作黿○今注疏本作黿左宣四年楚人獻

竈於鄭靈公

勫炙　字與薰同○易艮之厲薰心荀爽本作勳漢書敘傳鳴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云詩小雅若此無罪勳胥以痛溷于長夏承碑策薰著于王室隸釋云以薰爲勳

貉稽　丁云貊鵠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鵠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云亡百切說文北方人豸種也○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莫白切五經文字貉貊云二同竝莫白反孔子云貉之言惡也上經典借爲貊字下經典借爲蠻貊字山陽吳玉搢別雅曰說文有貉無貊北方豸種莫白切卽今蠻貊貊字別有貊字乃今狐貉之貉經典相承皆以蠻貉之貉爲狐貊別製貊爲蠻貊棄貊字不用

追蠶○文選音義東征賦椓蠶李善注與琢贏通通藝錄鳧氏爲鍾圖說云甬體上小下大略準鍾體爲之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蠶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蠶也蠶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蠶蛘而閉戶是也螺小者謂之旋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旋蝸是也曰旋曰蠶其義不殊蓋爲金柄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鍾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刓敝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

喁○後漢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引孟子喁作隅案喁隅

古通書益稷海隅蒼生古文作氓嵎

不意　音億又如字○楚辭天問篇厥明在初何所億焉注億一作意洪興祖補注云意與億音義同

苣　丁音立欄也圈也○王某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爲苣蘭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豚說者也

蘭　與欄字同○漢書王莽傳與馬牛同蘭師古注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後漢書東夷夫餘國傳徙于馬蘭注蘭即欄也列子牢有蘭子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宛虹拖於榹軒注榹軒軒之蘭板也程大昌演繁露欄檻之版爲蘭斯養　斯義同厮○一切經音義二厮下引漢書厮輿之卒韋昭曰析薪曰厮炊烹曰養陽湖孫星衍曰說文斯析也無厮字依韋昭說析薪曰斯當用斯爲厮也仁榮案輿疑養字之譌漢書張耳陳餘傳有厮養卒謝其舍人曰

有孶　皮表切張音孚○孔文仲清江集制利策引孟子孶作孕

庳　或作庲○辨疑本作庳論語爲政篇人焉庳哉漢石經作庳五經文字又部庳上說文從宎下又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叟者放此

餂之　丁曰注云餂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本亦作餂奴兼切○說文舌部

踢以舌取物也从舌昜聲重文或从也作舐玉篇舌部踢舐舐同言部有餂達兼切古賵字不得謂字書無此餂字惟於孟子之義不合耳汗簡有作餂形云見史書又有餂形仁榮案餂卽漢書吳王濞傳之餂糠及米餂卽荀子彊國篇之伏而啗天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舐之者得車五乘故玉篇與說文外多列此重文龍龕手鑑舌部載以舌取物者八字題踶踏爲俗舐爲俗通踢舐踏爲古舐爲正竝神紙反說文食部飻相謁食麥也从食占聲奴兼切

魏魏　音巍丁云當作巍○四書攷異云說文巍本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爲巍部巍姓古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爲魏未有不著山者魏伯陽參同契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四語譬其姓乃古巍姓字亦著山之的證也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漫變爲魏者莊子知北遊篇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魏然而已矣與此孟子之魏然同蹈其失近本依丁公著改正甚是

狂獧　丁音絹與狷同○論語子路篇作狂狷

仁和邵順顓
桐城姚永概校

達齋叢說　德清俞樾蔭甫著

文王受命稱王改元說

文王受命改元爲古今一大疑其實無足疑也唐虞五臣契稷並列商周皆古建國周之先君非商王裂土而封之也夏后氏德衰成湯放桀南巢天下歸之遂有天下其後中衰諸侯不朝即已不有天下矣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諸掌也此武丁以前嘗失天下之明證及紂之身天下大亂三分有二皆歸文王則天下豈復商有乎夫眾所歸往謂之王虞芮質成之後六州咸附則已有王之實矣有其實豈得辭其名此文王所以稱王也紂雖存止是殷商之國耳其存其亡與周之王不王

無與也紂惡未稔文王不必亟亟焉亟之紂惡既盈武王不得不伐之伐紂以救民也非爭天下也天下之歸周久矣是故既誅紂而仍立武庚殷商固無恙也武庚又亂則又伐之而封微子於宋亦於殷猶存於宋也何也殷商之存無損於周之王也非如後世之爭天下者必滅其國而後可代之興也說者謂武王誅紂之後始謂之有天下則昧於古今之異而聖人伐暴救民之盛舉轉若爲爭天下之私心矣及周之衰則已與古微異春秋時大國若晉楚齊秦皆周之建國故周雖衰而不得不奉之爲共主齊桓晉文皆以尊王爲名莫敢自王然當時紀載之辭如王貳于虢單襄公如晉拜成之類固已視周如列國矣此夏商以來相習之見非左氏紀載之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由今觀之孟子之世豈非周王之天下而孟子已與夏商亞國並言之然則文王受命稱王復何疑之有孰後世之義而以繩三代以上其不可通者多矣

王制說

禮記王制篇盧植謂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然據史記索隱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則非今王制也鄭康成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愚謂王制者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王者孰謂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託魯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後世春秋微言大義惟公羊得其傳公羊之傳惟何劭公爲能發明其義乃今以公羊師說求之王制往往符合按公羊

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義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鄭意合伯子男爲一皆稱伯也夫鄭何所說難異然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則其合者一又公羊傳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則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康成釋之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識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據此則三時田乃孔子所立素王之法而王制曰天下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其合者又一以是推之其言建國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其論立學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論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凡若此類鄭康成皆以爲殷制豈非所謂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者乎吾意孔子將作春秋先脩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儒見其與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宋儒於戴記中表章學庸二書愚謂王制一篇體大物博或猶在中庸之上乎

大學說二

致知在格物

格物之說何其紛紛也夫格物乃大學教人之始非可索之元妙亦不必求之過高要使學者有可以入手之處乃爲得之是故格者正也格之訓正經傳屢見論語爲政篇有恥且格孟子離婁篇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並曰格正也欲致其知在正其物其物不正知不可得而致也內則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此卽格物之始事也數者一至十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一則曰二則曰二必先正其物然後從而推致之則知一者惟初大始道立於一二者地之數也東則曰東西則曰西必先正其物然後從而推致之則知東者動也萬物始動生也西者遷也萬物遷落也蓋卽數與方名中其理有不可勝究者矣使不

先正其物則仞一爲二指東作西顚到眩惑之不暇又何知之有乎是以黃帝治天下必先正名百物孔子論爲政必也正名而大學之教始於格物其義一也周公作爾雅自天地以至草木禽獸一一訓釋之蓋亦格物之事推而言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皆格物也物不格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尙足與言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乎是故格物一言所包者廣自童子六歲始受數與方名以至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舉不外乎格物以致知非獨古人爲然雖今人亦然今有孺子始知咳笑必先告之父則曰父母兄則曰姊及其少有識知則又告之衣則曰衣冠則曰冠粱肉則曰粱肉何者物固

不可不正也物之不正則無以啓發其知也是故致知格物之說自漢以來儒者莫得其解而其事則自古至今實未之有易也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齊有二義詩小宛篇毛傳曰齊正也禮記少儀篇鄭注曰齊和也齊家之齊含此二義於義方備下文引詩曰宜其家人又曰宜兄宜弟凡兩言宜此和之義也又引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而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正之義也先祖南莊府君四書評本曰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可知齊家之齊必當兼此二義也董子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夫粲然有文即齊正之謂驩然有恩即齊和之謂宋儒大學衍義陳齊家之要曰重妃匹曰嚴內治曰定國本曰敎戚屬其意偏主於齊正殆於義有未盡乎孔子曰兄弟怡怡孟子曰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齊家之君子其有味乎斯言

中庸說

中庸一書本是脈絡貫聯漢人輒於其中妄加子曰字遂致截斷文理多生枝節嘗取而讀之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夫此數句本一氣貫注民鮮能句即包下不行不明兩意而不行由於不明故用鮮能知味一喻而以不行矣

夫爲唱歎之語以結之漢人於此加兩子曰字遂使一章變成三節而語轉不了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此段文字亦一氣貫注因上章不行不明兩意側重不明故舉舜之大知以示人見必如舜之大知方可以明道人皆曰予知而實非知也故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因舉回之爲人以示能守者之難得而以中庸不可能爲唱歎之語幷上章而結之漢人於此加三子曰字遂使一章變成四節而語轉

不了矣禮記如坊記表記緇衣等篇其中子曰子云字均是漢人增益多可刪除者姑舉中庸兩段以示例餘可推焉亦有子曰字本非衍而誤以爲衍者如哀公問政一章非皆孔子之言也子思子之言也孔子之言至夫政也者蒲盧也其辭畢矣故爲政在人以下則皆子思之言蓋子思欲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而特引夫子之語以發端也下文好學近乎知三句又著子曰字則其上非孔子之言明矣學者不察謂上下皆孔子語乃以此子曰爲衍文嗟乎如前兩章則衍子曰字而不知如此章則應有子曰字而反以爲衍古書之不易讀如此夫王肅作家語幷因子曰字而僞造哀公問語於其間誣妄更甚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說

鄭康成注曰慶父與牙通于夫人以脅君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正義曰三桓以前齊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强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按此說殊不可通然則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豈據齊而言乎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豈據晉而言乎且季友卽三桓之一而云由三桓始似季友亦在所殺矣愚謂記文殺字非生殺之殺乃隆殺之殺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九字作一句連上文讀之其文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蓋言大夫與君分不相敵不得饗君故旣明之曰非禮又申說其義曰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謂大夫强盛而君微殺致有大夫饗君之事其事則由三桓始也因一殺字誤讀遂使記意不明或議刪由三桓始也五字失之甚矣

五德說

五德更王古有二說漢書律歷志載三統歷曰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說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說也沈約宋書歷志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蓋二說之不同如此秦自謂以水德王此相勝之說周火故秦水也漢自謂以火德王此相生之說周木故漢火也然則二說當以何者爲是曰唐虞禪代則宜從相生之說殷商放伐則宜從相勝之說各成一理豈相悖乎

周書月采說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按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然則月令乃月采之誤淺人多見月令少見月采故臆改之耳朱文公反疑漢志采字爲誤王厚齋亦云皆非信而好古之義也采者事也與皋陶謨載采采同月采言每月所行之事也顏師古謂說月之光采義殊淺近若近時方樸山以魯語少采夕月說之則尤非是魯語韋注云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三采與是采以衣言月采之文夫豈可通

春秋築郿說

春秋書築郿左氏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說非是春秋書城者多矣豈必皆有先君之廟愚謂築與城不同築非城也尚書說築傅巖之野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疑春秋書築亦此類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說

文元年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正義有二說其引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是嫌置閏太近前也又云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於厥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置閏是嫌置閏太近後也余謂此二說也於傳者之意皆似未得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厥

過也使此年置閏或應在前或應在後而不應在三月則亦是
司厥之過則亦是官失之也不得云非禮今云非禮明非官失
之也其非禮之故傳固言之矣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
正於中歸餘於終杜解歸餘於終曰有餘日則歸之於終此未
得終字之義終者歲終也古人置閏必於歲終秦漢之際猶然
葢古厥麤疏立法未密知是歲之當閏而不知置閏之當於何
月故置之歲終使寒暑節序無大差忒而已不求其密合也相
沿既久人人以爲當然至是歲魯之司厥者乃始參驗中氣推
算餘分而於是年三月置閏葢始變古法也一時朝野上下翕
然信從無不服其推步之精而知禮之君子則以古法從此而
變壞新法從此而更張卽此一事發其端而作聰明以亂舊章

者將月異而日新是今非古何所底止是亦世道之憂也然其
意精法密則固無以折之故不曰官失之而曰非禮其曰於是
閏三月明置閏不於歲終而於三月前此無有也烏乎古之聖
人非不能爲其精且密者也益精益密而於天行終不能無失
則不如存其大綱而已後人無事不求勝於前而厥法尤甚非
徒推考古今求其得失甚者采用異法揔造新規由古君子觀
之其非禮更何如哉

論語說三

君子坦蕩蕩

述而篇君子坦蕩蕩釋文云坦吐但反蕩蕩徒黨反魯讀坦蕩
爲坦湯今從古盧氏考證云段玉裁欲改坦湯爲但湯愚以魯

論亦不必二字皆異文故仍之樾竊以盧段二說皆非也考沅
校勘記並無作但之本段氏一人私見固不可從若謂魯讀止
蕩湯之異則止云魯讀蕩爲湯足矣何必連坦字言之乎疑古
論作君子坦蕩蕩魯論作君子坦湯其湯下無重文釋文本云
魯讀坦蕩蕩爲坦湯以明魯論古論不特蕩湯文異幷有重言
單言之別故連坦字言之其文方明傳寫因湯下無重文幷刪
上一蕩字而陸氏之意不明矣此句當從魯讀蕩湯文異義同
毛傳曰湯蕩也坦湯即坦蕩乃雙聲字漢書陳勝傳注曰但者
急言之則音如弟矣然則坦蕩雙聲亦猶鍚鞳雙聲也於君子
曰坦蕩於小人曰戚戚上句雙聲下句疊字見聖經文法之變
如踧踖如與與如亦上雙聲下疊字也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

詔書引此經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師古注曰坦蕩明達
之貌戚戚常憂懼也疑師古所見漢書正作君子坦蕩故其注
如此今本漢書淺人妄增論衡命祿篇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
恬忽坦蕩之文正本魯論語亦一明證或曰止句少一字如讀
之不諧何余曰使吾儕童而習之即曰君子坦蕩則轉以多一
字爲不諧矣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下句少一字
而讀之甚諧童而習之故也此不足疑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兩句各爲一事齊必變食謹神人之交居必遷坐嚴公私之
辨居乃燕居閒居之居禮記正義引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
居退燕避人曰閒居即所謂居必遷坐也此本言飲食之事居

必遷坐因齊必變食而類及之亦猶下文寢不言因食不語而類及之也正義摽齊必至如也五字而總釋之曰此一節論齊祭飲食居處之事也則自齊必變食以下所包甚廣居與寢不嫌不倫後人合上明衣爲義則以爲皆謹齊之事而此居字爲贅設矣

使乎使乎

論衡問孔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翟氏灝作四書考異載此文云既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字似爲其所據正文所有愚謂翟氏說非也論語體例從無於聖言之後復加斷語者非之也三字自是王仲任語下引說論語者云云則又申說所以非之之故耳下文云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又云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又云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然則仲任所據自同今本止言使乎使乎無非之也三字翟氏不考下文率爲此語恐後學疑惑故具說之

楚謂之趒衞謂之軱說

昭公二十年穀梁傳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蹁楚謂之趒衞謂之軱愚按趒軱二文雖有從足從車之別其從丮聲則一也何以爲楚衞之別乎疑衞謂之軱軱字或從足作趒蓋以其義屬足故變從足文隨義變古人作書自有此例學者見軱趒二文

之不同遂妄增楚謂之趪句其實趪卽輒之變體而楚則因齊而類及也說文無趪字是許君所見穀梁傳無此一句之證

詩艮人說

詩綢繆篇見此艮人美室也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故知良人爲美室然則良人之稱通乎夫婦小戎篇之良人夫謂其夫綢繆篇之良人夫謂其婦朱文公泥於孟子之文改易古訓殆非也咸豐初蘇州王墓山土人墾地得唐故潁川陳夫人墓誌其夫王頊所譔有云以子天年未盡不得與良人偕死又曰於戲良人道光母儀稱其妻爲良人自本毛傳而世多疑之葢古訓之晦久矣

字說九

庳

說文有從斗庳聲之斛篆而無庳篆愚謂庳卽箄字也爾雅釋宮屋上薄謂之箄許書無箄字葢許君所見爾雅作庳也屋上薄故从广而後人以其編竹爲之故變从竹實一字也說文奪此篆而偏旁有之則宜據爾雅補

歸

爾雅釋山小而眾歸說文無歸字或曰歸卽巍字然巍乃高大之皃歸然之歸義或可通山小而眾之歸非其義也愚按釋文引字林云歸邱追反疑此歸字本从自小阜之義與小山合象形作自則有眾意矣歸字本从自得

聲自變作歸又从歸得聲古人作字自有此轉展相從之例如去本从口而口變作笁又从去也

茵

爾雅釋艸茵芝白來不知茵爲何字愚謂此卽說文茵字也茵篆說解云以艸補缺从艸因聲讀若陸以艸補缺雖非芝義然讀若陸則知爾雅蓋借茵爲岗也說文岗菌岗地蓐叢生田中从中六聲耋字卽从岗得聲陸字又从耋得聲陸耋岗三字聲同可以叚借茵讀若陸則亦聲同而可以叚借矣地蓐之義正與芝合

兎

說文無兎字余謂㝬卽兎也說文子部㝬生子兎身也字亦省作兎越語將兎者以告韋注曰兎乳也此卽㝬之省也內則兎羹鄭注曰兎新生者亦卽㝬之省也人初生謂之㝬物初生亦謂㝬人物不嫌同辭也生子兎身其本義君兎乎芮司徒兎乎其引申義

劉

說文無劉字傳寫佚也其字在刀部在金部則不可知要當以顧命一人冕執劉之劉爲劉字本義蓋兵器也周有公劉猶唐虞有殳斯皆以器爲名劉篆佚而後人輒以鎦篆當之非許君意

臨

周官草人疆檗用賁鄭注疆檗疆堅者說文無檗者余謂檗卽

檻字之變亦猶鑒卽鑑字之變也管子地員篇廬焉如檻以其言土故變从木爲从土此乃俗字矣

袘

儀禮士昏禮纁裳緇袘鄭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說文無袘字疑當作柁說文柁裮也訓緣卽其引申義也字本从它變而从施司馬相如傳拖獨繭之褕袘是也又省而爲袘遂不成字然俗字如此者甚多施卽詑也池也

駍

公羊定公八年傳臨南駍馬而由乎孟氏何休解爲搖馬銜走說文無駍字余謂卽敕字也說文敕擊馬也於義正合其字本从攴束聲變而爲从馬東聲又誤東聲爲東聲而陸氏遂音素動反矣陸云本又作揬其右旁與敕絕近可證古本之爲敕也

熸

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傳王夷師熸說文無熸字余疑其爲懾字之誤王夷師懾者夷傷也懾痛也痛傷義相近字誤爲熸杜因曰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熸未免望文生訓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五十終

仁和邵順頴
長沙王先愼校